

百 科 小 叢 書

版 本 通 義

錢 基 博 著

王 雲 五 主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MG
G256.22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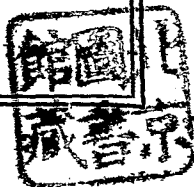
書叢小科百

義通本版

著博基錢

編主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3 1760 0392 3

敘目

原始第一

歷史第二

讀本第三

餘記第四

曰：余讀官私藏書之錄，而稽其所以論版本者，觀於會通，發凡起例，得篇如右，繕寫定，因爲其序論

於戲！版本之學，所從來舊矣！蓋遠起自西漢，大用在離校。劉向別錄：「離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繆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故曰離也。」（見文選）魏都賦：離校，篆籀，李善注，引風俗通）及其離校中祕，有所謂中書，有所謂外書，有所謂太常書，有所謂太史書，有所謂臣向書，臣某書，廣蒐衆本，離正一書；然則離校所資，必辨版本。至宋，岳珂刊九經三傳，稱以家塾所藏唐石刻本，晉

天福銅版本，京師大字舊本，紹興初監本，監中見行本，蜀大字舊本，蜀學重刊大字本，中字本，又中字有句讀附音本，潭州舊本，撫州舊本，建大字本，俞詒卿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舊本，併與國子氏建余仁仲，凡二十本。又以越中舊本注疏，建本有音釋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專屬本經名士反覆參訂。而於是事離校者言版本，方是時，吾錫尤文簡公箬錄所藏，爲遂初堂書目，特開一書兼載數本之例；而於是治目錄者言版本，旣以附庸，蔚爲大國，寢昌寢熾，逮於遜清，版本之學，迺以名家；而吾蘇爲獨盛！自常熟毛管子管錢會遵王開其前茅，有蘇州黃丕烈、蕪湖顧廣圻千里爲之纘緒。其後錢唐之丁丙、松生，歸安之陸心源、存齋，獨山之莫友芝、子偲；又其後長洲之葉昌熾、鞠裳，江陰之繆荃孫、筱珊，長沙之葉德輝、奕彬；版崇、宋元，學擅、離校，炳炳、琅琅，咸有述造；亡慮、皆衍，黃丕烈之緒者也。毛錢所記，豈無罕異，而逕塗、粗闕，闡揚、未弘，恢張、絕業，莫如黃氏；而顧千里實爲丞弼；古鈔、舊槧，貴奇、析疑，默識、神解，不同尋常，沾溉、後生，以詡、奇祕。其尤甚者，乃至如陸心源之爲儀顧堂題跋，蓋掩黃丕烈之讀未見書齋讀書錄以爲己有，（見錢唐汪康年穰卿雅言集）公然盜襲，曾不恥愧，而博稽諸家，刪次其要，參互鉤稽，積久成帙，董而理之，以箸爲篇，惟是神識尤資目驗，一見逾於百聞，千元節末，其有可

徵，則以國立南京北平兩圖書館所藏爲據；而古籍景緝，則多取材於涵芬樓。按圖案賦，求之可得景
響之談，勿爲迷罔。修辭立誠，庶幾君子世有覽者，幸垂鑒焉！

中華人民造國之十九年五月二日無錫錢基博

版本通義

原始第一

三代方策，遐哉邈矣！炎漢初興，書皆竹帛。其後劉氏父子，向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班固刪其要，成漢書藝文志以備篇籍。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稱篇稱卷，不一其辭。所謂篇、竹書也。卷，則帛書也。後世書不用竹帛，冒篇卷之名，失其指矣！

古書止有竹簡，曰汗簡，曰殺青。汗者，去其竹汁。殺青者，去其青皮。漢劉向別錄云：「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而書竹簡必以刀刻，故史記稱蕭何爲秦之刀筆吏。風俗通義：「劉向典校書籍，先書竹，故易寫定，可繕寫者以上素。」蓋西京之末，猶用竹爲多。故劉向以中古文尙書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多脫簡，而漢書藝文志所載，亦篇多於卷也。後漢宦者蔡倫，因嫌貴簡重，不便於人，以意造爲紙；史稱莫不從用。

然考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取爲帷囊，而吳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以寫經書，是東京之世，猶盛竹帛，而紙未大行矣！

書序正義引顧氏曰：「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春秋左傳杜預序疏引鄭氏論語序鈞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聘禮疏引鄭氏論語序：「易詩書禮樂春秋皆尺二寸。」當依左傳疏引作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而稱書爲一冊，必由簡策之冊而來。說文解字：「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籒，古文冊，从竹。」又竹部：「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从竹付聲。」蓋一長一短相比謂之冊；六寸分合謂之符，故冊可推稱於符命，而符不可轉稱爲書冊。凡竹簡，必編以繩，亦謔以革。史記孔子世家稱其「晚喜易，韋編三絕。」虞世南北堂書鈔引劉向別錄：「孫子以（同已）殺青，簡編以縑係繩。」南史王僧虔傳：「楚王家書青絲編。」然則今人言編輯，固猶沿其舊稱矣。冊本通作策。說文解字：「策，馬箠也。」別爲一義。然漢人通借策作冊。禮記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左傳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

侯爲侯伯。』昭三年：『鄭伯如晉。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是冊卽策之證。至漢末，則通行以策爲冊。蔡邕獨斷云：『策者，簡也。禮曰：『不滿百文，不書於策。』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王充論衡云：『短書俗記，卽策之短者。』其次一長一短，兩編書，下附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以命諸侯王。』劉熙釋名：『策，書教令於上，所以驅策諸下也。』儀禮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鄭注：『策，簡也。』正義：『策是衆簡相連之稱。』然則古書以衆簡相連而成冊，今人則以線裝分釘而成冊，沿其稱而失其義矣！此古簡冊之制。

至帛之爲書，便於舒卷，故一書謂之幾卷。卷之心，必轉以圓輓，兩頭稍長，出於卷，餘出如車軸然。隋書經籍志：『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煬帝卽位，祕閣之書，分爲三品：上品紅瑠璃軸，中品紺瑠璃，下品漆軸。』舊唐書經籍志：『凡四部庫書，皆以益州麻紙寫，其集賢院御書，經庫，皆鈿白牙軸，黃縵帶，紅牙籤。史庫，鈿青牙軸，縵帶，綠牙籤。子庫，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綠牙軸，朱帶，白牙籤。』蓋隋唐間，簡冊已亡，存者止卷軸。故一書又謂之幾軸。韓愈詩：『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三萬軸，卽三萬卷也。此古卷軸之制。

夫筆行而刀刻廢，紙行而縑帛廢。日趨便易，造述愈滋。故向歆箸錄，見於漢書藝文志者，財萬三千。至唐修隋書經籍志，則幾六七倍焉。開元時，兩京書庫所儲，則幾十倍之焉。唐以前書皆寫本，而唐人寫本之僅存者，有說文木部；獨山莫友芝子偲蓋得而張焉。

世傳唐籍版書，當以英國印度政府之匈牙利人斯坦因一千九百零七年（清德宗光緒三十三年）在敦煌千佛洞莫高窟石室所發見之唐懿宗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印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藏諸倫敦之不列顛博物院者為最可傳信。宋版書之佳者，字體每帶歐虞神味；元人所刻，與宋版書較，已帶匠氣，而以咸通本金剛經與宋版書比，又顯然有雅俗之分；一則古拙錯綜，一則整齊呆板。是故古版書之可貴，就藝術而論，即在其能保持率真之氣而不流於匠俗爾。敦煌石室印版書，又有加句靈驗本一切如來尊勝陀羅尼；上虞羅振玉叔蘊曾為之景印於宸翰樓叢書中，其字畫純樸，視咸通金剛經更為率真，雖無紀年可考信，而羅氏則斷之為唐刻，其根據為第二行「國師三藏大廣智不空譯」之「國」字上空一格，可謂現存版刻之最古者！

夫唐書版刻，始於佛典；而其漸推及儒書。據唐柳玭家訓序云：「中和三年癸卯夏（中和唐僖

宗年號，變輿在蜀之三年也。余爲中書舍人，旬休閱書於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版印紙，浸染不可曉。一則是字書小學有版刻矣！薛居正舊五代史唐書明宗紀：長興三年二月辛未，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從之。漢書隱帝紀乾祐元年五月己酉朔，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宋王溥五代會要卷八（經籍）載：周太祖廣順六年六月，尙書左丞兼刊國子監事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世宗顯德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稱：准敕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板；欲請兵部尙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敕其經典釋文已經本監官員校勘外，宜差張昭田敏詳校。於是經典有版刻矣！又舊五代史和凝傳云：「平生爲文章，長於短歌艷曲，又好聲譽，有集百卷，自篆於版，模印數百帙，分惠於人焉。」又貫休禪月集有王衍乾德五年，疊城後序稱：「檢尋藁草及關記憶者約一千首，雕刻成部。」於是集部有版刻矣。若其時諸書刻本，自來未聞藏書家收藏，獨敦煌石室出唐韻切韻二種，爲五代細書小板刊本；法人伯希和所取而儲入巴黎圖書館者是也。此五代版刻之廬存者；宋葉夢得石林燕語稱：「世言雕板印書，始

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道爲之爾！柳玘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朱益猗覺寮雜記云：「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後唐方鏤九經，悉收人間所有經史，以鏤版爲正，見兩朝國史。」據葉朱兩家論之，則謂刻板實始於唐末矣。比得敦煌石室唐經刻本，乃知版刻不始唐末，而遠在咸通以前也。述原始第一。

歷史第二

言版本者斷自宋，世人尤所矜重！然新城王士禎阮亭居易錄有云：「今人但貴宋槧本，顧宋板亦多訛舛，但從善本可耳！如錢牧翁所定杜集九日寄岑參詩從宋刻作「兩腳但如舊」而注其下云：「陳本作雨」此甚可笑！」嘉定錢大昕幸楣十駕齋養新錄論宋槧本曰：「今人論宋槧本書，謂必無差誤，卻不盡然！陸放翁跋歷代陵名云：「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書板，而略不校讎。錯本書散滿天下，更誤學者；不如不刻之爲愈也！」是南宋初刻本已不能無誤矣！張淳儀禮識誤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舉各本異同甚多。善讀者當擇而取之。若偶據一本，信以爲必不可易；此書估之議論，轉爲大方所笑者也！」然接蘇軾東坡志林稱：「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而葉夢得石林燕語則曰：「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自書籍刊鏤者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

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一則是不待南宋初，刻書已不能無誤矣！甘泉焦循理堂爲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序云：「學者言經學則崇漢，言刻本則貴宋。余謂漢學不必不非，宋版不必不誤。」誠哉是言，可爲拘墟者發墨守也。

宋時官刻書有國子監本。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有晉天福銅板本，蓋宋監本之所自出。而葉夢得石林燕語稱：「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鑄板印行，國朝淳化中（淳化太宗年號）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嘉祐中（嘉祐仁宗年號）以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并饜亡闕，始詔館職讎校。曾鞏等以祕閣所藏多誤，不足憑以是正，請昭天下藏書之家悉上異本。久之始集。治平中（治平英宗年號）鞏校定南齊梁陳三書，上之。劉恕上後魏書。王安國上北周書。政和中（政和徽宗年號）始皆畢，頒之學官，民間傳者尙少。」此國子監刻經史之可徵於北宋者也。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云：「監本書籍，紹興（紹興高宗年號）末年所刊。國家艱難以來，固未暇及。九年九月，張彥實待制爲尙書郎，始請下諸道州學，取舊監本書籍，鏤板頒行，從之。然所取者多有殘缺。故曾監刊六經無禮記，正史無漢書。二十一年五月，輔臣復以爲言。上謂秦益公曰：「監中其他

關書，亦令次第鑄板，雖重有費，不惜也。』由是經籍復全。此國子監刻經史之可徵於南宋者也。北宋監刻無聞，而南宋監刻之僅有存者：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有監本春秋穀梁注疏殘冊。（以下省稱北平圖書館。）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藏有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禮記殘冊。有監本纂圖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有鈔配。）有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有元明修補葉。）有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二十卷。（有元明修補葉。○以下省稱南京圖書館。）而南京之公穀注疏，半頁十行，經傳不別，傳下注及集解亦不標明，惟疏文則冠一大疏字於上，與北平之穀梁殘冊，同一款式，蓋出一刻也。然按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稱：『九經監本，譌謬脫略，多仍五季之舊，與俗本無大相違。紹興初，僅取刻板於江南諸州，視京師承平監本又相遠甚，與潭撫閩蜀諸本互爲異同。嘉定辛巳春（嘉定寧宗年號），朝廷命胄監刊正經籍。柯山毛居正誼父遂取六經三傳諸本，參以子史字書選粹文集，研究異同。凡字義音切，毫釐必校，刊修僅及四經，猶以工人憚煩，詭竄墨本，而誤字實未嘗改者十二三。繼欲修禮記春秋三傳，隨父以病日移告，事遂中輟。』則是監本九經有譌舛也。景祐元年九月（景祐仁宗年號），秘書丞余靖上言：『國子監所印兩漢書文字舛譌，恐誤後學。臣謹

參括衆本，旁據他書，列而辨之，望行刊正。詔送翰林學士張觀等詳定聞奏。又命國子監直講王洙與靖偕赴崇文院讎對。洙悉取館閣諸本參校。二年九月校畢，凡增五百一十二字，脫一百四十三字，改正四百一十一字。（見北平圖書館藏元大德乙巳刊後漢書首列景祐校正後漢書狀。）而葉夢得石林燕語稱：『余襄公靖爲祕書，嘗言前漢書本謬甚，與王原叔同取祕閣古本參校，遂爲刊誤三十卷。其後劉原父兄弟兩漢皆有刊誤。余在許昌，得宋景文用監本手校西漢一部，末題用十三本校，中間有脫兩行者。』則是監本諸史有謬脫也。涵芬樓系宋景祐刊本漢書入百衲本二十四史。蓋卽宋景文所用參校諸本之一。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稱：『遭靖康丙午之變，靖康欽宗年號，中原淪陷，前曾鞏等校刻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幾亡。紹興十四年，井憲孟爲四川漕，始檄諸州學官，求當日所頒本。時四川五十餘州，皆不被兵，書頗有在者，然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補綴，獨少後魏書十許卷，最後得字交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於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謂之眉山七史。而宋以來藏書家，稱爲蜀大字本。元時板印模糊，遂稱之爲九行遺漏本。蓋其書半葉九行，每行十七八字也。元以後遞有修板。北平圖書館藏有元修宋蜀大字本、宋書殘冊，有宋蜀大字本、魏書一百一十四卷，有明修

宋蜀大字本北齊書五十卷；蓋眉山七史之蘆見者而涵芬樓景宋蜀大字本南齊書陳書周書宋蜀大字本配元明遞修本宋書梁書魏書北齊書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於是眉山七史復全。至明洪武時（洪武太祖年號）取天下書板入之南京，此板遂入國子監，世遂稱爲南監本。（歸安陸心源存齋饑顛堂續跋。）南京國子監藏有明南監刊本三國志六十五卷（刊配魏志卷八至十二）而北平圖書館藏有明南監黑口本唐書二百五十卷（有補板）永樂中用南監九行本齊書十行本晉書魏書隋書印訂四史外咸傳四卷，所見亦罕矣！然崑山顧炎武寧人日知錄論監本二十一史曰：『宋時止有十七史。今則并宋遼金元四史爲二十一史。但遼金二史向無刻。南北齊梁陳周書人間傳者亦罕。故前人引書，多用南北史及通鑑，而不及諸書，亦不復采遼金者，以行世之本少也。嘉靖初（嘉靖世宗年號）南京國子監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刻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本。部議恐滋煩擾。上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考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成。祭酒林文俊等表進，至萬曆中（萬曆神宗年號）北監又刻十三經二十一史。』南監多存宋監元路學舊板，其無正德以後修補者，品不亞於宋元。觀南雍經籍志所載四部板片，真三朝文獻之所

繁矣！北監多據南監本重刻；十三經二十一史之外，罕見他書。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曰：「北監板十三經注疏，創始於萬歷十四年，至二十一年畢工，二十一史開雕於萬歷二十四年，至三十四年竣事。板式與十三經同。」蓋南監諸史本合宋監及元各路儒學板湊合而成。北監即據南本重刻。而南京圖書館藏有嘉靖萬歷先後刊南監二十一史，萬歷刊北監二十一史。顧氏日知錄則以爲「北板視南稍工；而士大夫家有其書，歷代之事迹粲然於人間矣！然校勘不精，訛舛彌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偶舉一二如魏書崔孝芬傳：李彪謂崔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諭殊優；今當爲羣拜紀。』此三國志陳羣傳中事，（原注陳羣字長文，紀之子，時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非爲隱僻。今所刻北史改云：『今當爲絕羣耳；』不知紀羣之爲名而改紀爲絕，又倒其文，此已可笑！（原注南北板同。）又如晉書華譚傳末云：『始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今本誤於『始』字絕句，左方跳行，添列一袁甫名題，而再以『淮』字起行。（原注南北板同。）齊王問傳末云：『鄭方者，字子回。』此姓鄭名方，即上文所云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而別敘其人與書，及問答書於後耳！今乃跳行添列一鄭方者三字名題。（原注北板無者。）唐書李敬元傳末附敬元弟

元素，今以敬元屬上文，而「弟元素」跳行，此不適足以彰太學之無人，而貽後來之嫻笑乎！（原注）
惟馮夢禎爲南祭酒，手校三國志，猶不免誤，終勝他本。（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增授
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一節，十四字（原注）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法疏遂亡）
鄉射禮脫「士鹿中翻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饌
者祭卒禱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簋與」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
亡於監刻矣！明監刻既如此，宋監刻又如彼！

宋時官私刊刻，不勝僂指。監本而外，有蜀本，杭州本，臨安書棚本，州郡官刻本，私宅家塾本，福建
本，麻沙本，釋道二藏刻本。諸刻之中，惟蜀本，杭州本，臨安書棚本爲最精。臨安書棚擅譽南渡，而杭州
本，蜀本則稱勝北宋。蘇軾東坡志林謂：「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而葉夢得石林燕語則謂：「天下印
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
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徧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顧蜀大字本僅有存者，諸家著錄，
惟見蜀廣都費氏進修堂刻大字本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世稱爲龍爪本，見常熟瞿鏞子雍鐵

翠銅劍樓書目陸心源儀顧堂題跋。蜀大字本漢書殘冊，蜀大字本三蘇先生文粹七十卷（以上兩種見陸心源 宋樓藏書志）。而已然北平圖書館藏有北宋刊大字本漢書殘冊，中食貨志（管仲相桓公）、「相」字下，注「淵聖御名」四字；與陸心源 宋樓藏書志所載宋蜀大字本漢書六十四下「烏桓之壘」，「烏」字下注「淵聖御名」合；且行款亦一一相同。而江陰繆荃孫 筱簃撰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獨辨其為兩淮江東轉運司本，而非蜀大字本，謂：「館中尚有宋大字本後漢書，與此同時所刻，其章帝紀「章和元年六月戊辰，司徒桓虞免」正文「桓」字有補刻痕，注「桓虞字仲春」，「虞」字之上，亦作「淵聖御名」四字。據容齋續筆云：「紹興中，公命兩淮江東轉運司刻三史板。其兩漢書內，凡欽宗諱並書四字曰淵聖御名。」則此為兩淮江東轉運司本，而非蜀大字本，明矣。」涵芬樓景宋紹興刊本後漢書入百柄本二十四史，「桓」字作「淵聖御名」，與容齋續筆所稱同，殆亦兩淮江東轉運司本乎？蜀大字本之可見者，南京圖書館藏有明覆宋刊蜀大字本後周成都衛元嵩述元包經傳五卷，附元包數總義二卷，眉山七史，亦有蜀大字本之目。而杭州本之見著錄者，則有嘉祐五年中書省奉旨下杭州鑲唐書二百五十卷。（見陸心源 儀顧堂題跋）。元祐

元年（元祐哲宗年號）杭州路奉旨刻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見翟鏞鐵琴劍樓書目）蓋北宋本之珍罕者也。北平圖書館藏有宋刊本唐書二百五十卷，後題「據嘉祐五年鏤板，而建州重刻，則建州之重刻，而杭刻之翻本矣。夫宋刻書之盛，首推福建，而福建尤以建安爲最。可考見者：曰建安余志安勤有堂。曰建安余仁仲萬卷堂。曰建陽麻沙書坊。曰建寧府黃三八郎書鋪。曰建寧書鋪蔡琪純父一經堂。曰武夷詹光祖月厓書堂。曰建寧府陳八郎書鋪。曰建安江仲遠羣玉堂。而余氏最早，最久，亦最著。清高宗以乾隆四十年正月丙寅，諭軍機大臣等：「近日閱米芾墨蹟，其紙幅有『勤有』二字印記，未能悉其來歷。及閱內府所藏千家注杜詩向稱爲宋槧者，卷後有『皇慶壬子余氏刊於勤有堂』數字。皇慶，元仁宗年號，則其版是元非宋。繼閱宋版古列女傳書末亦有一『建安余氏靖安刊於勤有堂』字樣，則宋時已有此堂。因考之宋岳珂相臺家塾論書板之精者，稱建安余仁仲雖未刊有堂名，可見閩中余板，在南宋久已著名，但未知北宋時即行勤有堂名否？又他書所載明季余氏建版猶盛行，是其世業流傳甚久，近日是否相沿，並其家刊書始自何年？及勤有堂名所自，詢之閩人之官於朝者，罕知其詳。若在本處查考，尙非難事，著傳鐘音於建寧府所屬，訪查余氏子孫，見

在是否尙習刊書之業？並建安余氏自宋以來刊印書板源流，及勤有堂昉於何代何年？今尙存否？遺蹟已無可考，僅存其名，並其家在宋會否造紙？有無印記之處？或考之志乘，或徵之傳聞，逐一查明，遇便覆奏。此係考訂文墨舊聞，無關政治。鍾音宜選派誠妥之員，善爲詢訪，不得稍涉張皇，尤不得令胥役等借端滋擾，將此隨該督奏摺之便，諭令知之。」尋據覆奏：「余氏後人余廷勤等呈出族譜，載其先世自北宋建陽縣之書林，卽以刊書爲業。彼時外省板少，余氏獨於他處購選紙料，印記『勤有』二字，紙板俱佳，是以建安書籍盛行。至勤有堂名相沿已久，宋理宗時有余文興號勤有居士，亦係襲舊有堂名爲號。今余姓見行紹慶堂書集，卽勤有堂故址。其年已不可考。」（見長沙王先謙益吾東華錄。）先是乾隆九年，高宗命於乾清宮東之昭仁殿，藏宋金元明板書籍，御筆題曰天祿琳琅。至三十九年，詔重輯天祿琳琅書目。余氏刊見著錄者三種：一宋板周禮鄭注陸音義十二卷，每卷後或載「余仁仲比校」或「余氏刊於萬卷堂」或「余仁仲刊於家塾」卷末記經注音義字數。一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二十五卷，門類目錄後，有「皇慶壬子」鐘式木記，「勤有堂」鐘式木記。傳序碑銘後，有「建安余氏勤有堂刊」篆記。詩題目錄卷二十五後，皆別行刊「皇慶壬子余志安刊於

勤有堂。」（以上兩種見正編。）一宋板禮記每卷有「余氏刊於萬卷堂」或「余仁仲刊於家塾」或「仁仲比較訖」。（見後編。）款式與周禮同。則是建安余氏刻書堂名各有分別。如萬卷堂，則爲余仁仲刊書之記；勤有堂，則爲余志安刊書之記。而其刻列女傳之靖庵，亦題勤有堂，則或爲志安之別號也。若其翻板，所見四書六種：一江都汪中容甫仿刻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卷首何休序後有合刻公穀二傳緣起六行，末題云：「紹熙辛亥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書。」（紹熙光宗年號。）卷一後有「余氏刊於萬卷堂」一行。卷二卷六卷九後各有「余仁仲刊於家塾」一行。卷四卷七卷八卷十一卷十二後，各有「仁仲比較訖」一行。一遵義黎庶昌蕪齋仿刻春秋穀梁經傳范甯集解，序後有隸書小木印記，曰「余氏萬卷堂藏書記。」卷一卷三卷七卷八卷十後各有「仁仲比較訖」一行。卷二卷四卷五卷六後各有「余仁仲刊於家塾」一行。卷九後「余仁仲刊於家塾」卷十一「余仁仲比較訖」刻二行。卷十二後有「國學進士余仁仲校正」及隸書小木行記曰「余氏萬卷堂藏書記」字樣，款式與公羊同。卷末皆記經注音義字數，蓋與天錄琳琅著錄周禮儀禮同刊，而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謂「建安余仁仲，稱爲善本」者，近涵芬樓四部叢刊景印常熟瞿氏鐵琴銅劍

禮藏宋建安余氏刊本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十二卷，春秋穀梁傳十二卷，所謂建安余氏，蓋卽余仁仲萬卷堂；而汪中黎庶昌據以重開之本，惟穀梁存卷七至十二，闕卷以黎庶昌翻本補之耳。此萬卷樓之翻本也。其他二書：一儀徵阮元芸臺仿刻繪圖古列女傳，目錄後有外方內圓木印記，中刻草書「建安余氏」四字。卷二卷三後，有「靜庵余氏模刻」一行。卷五後有「余氏勤有堂刊」一行。卷八後有墨地白文木記「建安余氏模刻」一行。一陽湖孫星衍淵如仿刻唐律疏議，前釋文序後有「至正辛卯十一年重校」一行。又有長方木印記云「崇化余志安刊於勤有堂」。疏議序後有草書「至順壬申五月印」一行。卷終有「考亭書院學生余資編校」一行。此勤有堂之翻本也。然勤有堂自宋至元，刻書雖多雖久，而精好不逮仁仲萬卷堂遠甚。南宋又有建安余恭禮宅，於嘉定丙子刻活人事證方二十卷，建安余唐卿宅，於寶祐癸丑（寶祐理宗年號），刻許學士類證普濟本事方十卷；又後集十卷，則稱淵夏余氏明經堂。（見宜都楊守敬惺吾日本訪書志。）又有建安余氏雙桂書堂，刻廣韻五卷。（見陸心源儀顧堂續跋。）蓋皆余氏之支與流裔也。建寧府黃三八郎書鋪乾道改元中元日印韓非子二十卷，（乾道孝宗年號），有嘉慶戊寅（嘉慶清仁宗年號），全椒吳鼎山

尊重刊本有涵芬樓四部叢刊景印吳縣黃丕烈藹圃校補常熟錢曾遠王述古堂影鈔本。此亦閩本翻刻之厘有者。建寧書舖蔡琪純父一經堂嘉定戊辰刻漢書，有殘冊十四卷，藏南京圖書館。若建安江仲達翠玉堂刻宋麻沙坊本二十先生回瀾文鑑十五卷，後集八卷，南京圖書館之所度藏，則爲建陽麻沙版本書籍之一種。而建陽麻沙版本書籍，流傳後世者甚多。有牌可考者，如俞成元德閩山阮仲猷種德堂，麻沙劉氏南潤書堂，及江仲達翠玉堂，雖不精，藏書家以其爲宋刻而珍之。南京圖書館藏有宋麻沙刊本蜀人黃晞猷款瑣微論二卷，元刊宋麻沙本篋圖互注南華真經十卷，東瀛翻宋麻沙本常山江少虞皇宋事實類苑七十八卷。而閩山阮仲猷種德堂淳熙柔兆涪灘刻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則有明緡本，藏北平圖書館。而字迹板滯，傳未牌子亦無矣。然而論者不貴而臨安書棚本，則頗爲藏書家珍異。有曰「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舖刊行」者。有曰「臨安府太廟前經籍舖尹家刊行」者。有云「臨安府陳道人書籍舖刊行」者。有云「陳道人書籍舖刊行」者。有云「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舖刊行」者。有云「臨安府棚前睦親坊南陳宅書籍舖刊行」者。有云「臨安府棚北大街陳宅書籍舖刊行」者。有云「臨安府棚北睦親坊陳解元書籍舖刊行」者。有

云「臨安府 棚北大街 陸親坊 南陳解元 書籍鋪 刊印」者。有云「臨安府 棚北 陸親坊 巷口 陳解元 宅 刊行」者。而陳氏爲著陳道人 名起 字宗之 陸親坊 賣書 開肆 名芸 居樓 陳解元 號 續芸 但有 謂 卽 陳思者 起之子 也。（長沙葉德輝煥彬書林清話有詳考。）諸家藏書志目記載陸親坊 棚北 大街 陳解元 或 陳道人 或 陳宅 書籍鋪 刊行 印行者 以 唐 宋 人 詩 文 小 集 爲 最 多。近四部叢刊所景行者四種：一、唐 李 羣 玉 詩 集 三 卷 後 集 五 卷 卷 首 載 進 詩 表 勅 旨 令 狐 綯 薦 狀 勅 旨 後 有「臨安府 棚 前 陸親坊 南 陳宅 書籍鋪 印行」一行。後集末葉有「臨安府 棚 北 大街 陸親坊 南 陳解元 書籍鋪 印」一行。一、唐 李 中 碧 雲 集 三 卷 目錄 後 有「臨安府 棚 北 陸親坊 陳宅 書籍鋪 印」一行。一、唐 李 咸 披 沙 集 六 卷 卷 前 有 紹 興 四 年 廬 陵 楊 萬 里 序 後 有「臨安府 棚 北 大街 陳宅 書籍鋪 印行」一行。以上三種蓋上元鄧氏 羣 碧 樓 藏 宋 刊 本 也。又其一唐 羅 隱 甲 乙 集 十 卷 行 款 字 畫 悉 與 陳宅 書籍鋪 所 刻 別 種 唐人 集 同 目錄 後 記 刊 板 處 一 行 已 漫 漶 僅 存 臨安府 三 字 黃 丕 烈 審 爲 下 卽「棚 北 大街 陸親坊 南 陳宅 書籍鋪 印」十四字；則出常熟瞿氏 鐵 翠 銅 劍 樓 藏 者。又有明 翻 宋 書 棚 本 漢 劉 熙 釋 名 八 卷 序 後 有「臨安府 陳道人 書籍鋪」識語四行，出南京 圖 書 館 藏 者。此陳宅 書籍鋪 刻 書 也。而尹 家 書 籍

鋪刻，所見者蓋以唐宋人說部雜記爲多，不如陳氏刊之多集部也。州郡官刻，其尤著者，莫如公使庫。宋諸道監帥司及州軍邊縣戎帥皆有公使庫。朱文公集按唐仲友狀云：『據蔣輝供斷配台州牢城差，每日開書籍供養。去年三月，唐仲友叫上輝就公使開雕楊子荀子印板。』其荀子二十卷，源出國子監本，藏日本狩谷望之家。黎庶昌出使時，影寫重開，而涵芬樓據以景入四部叢刊者也。朱文公按狀牽及刻字人蔣輝，而檢其中縫，則見蔣輝之名，赫然在焉。又紹興十七年刻太平聖惠方一百卷，卷末記：『福建路轉運司命將國子監太平聖惠方一部，修改開板，於本司公使庫印行』云云。（見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蓋宋時州郡準用公使庫錢，因就庫開局刻書，故今傳有蘇州吉州沅州舒州撫州台州信州泉州鄂州公使庫刻諸書。此外官刻，或稱茶鹽司，提刑司，轉運司，或稱轉運使，安撫使，或稱計臺，漕臺，或稱漕司，漕廨，漕院，皆可稱爲公使庫本。而北平圖書館藏有兩淮江東轉運司本漢書殘冊，後漢書殘冊，亦公使庫本之一也。又有稱州學，軍學，郡齋，郡庠，郡學，縣齋，縣學，而不云公使庫者，當是出之府縣學經費耳。至私家塾刻善本，其尤著者，如建溪三峯蔡夢弼傅卿建安黃善夫宗仁家塾刻史記，（見昭文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建安魏仲舉家塾慶元六禩刻新刊五百

家註音辨昌黎先生文集，（見天祿琳琅三四庫全書提要。）岳珂之相臺家塾刻九經三傳，鑿慶中世綵堂刻韓昌黎集柳河東集，皆博采善本，手校異同，自非率爾雕印者。岳珂塾刻，從來緝本最夥，如易書詩禮記及春秋左氏傳，有明緝宋本，有武英殿本，有江南緝本，有貴陽緝本，有廣州緝本，有成都緝本，便文可稱相臺五經。今北平圖書館藏有明緝相臺岳氏刻本周禮十二卷。南京圖書館藏有明緝相臺岳氏刻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而四部叢刊有長沙葉氏觀古堂藏，明緝宋岳氏刊周禮十二卷景印本。有江陰繆氏藝風堂藏，崑山徐氏影鈔相臺岳氏刊孝經一卷景影本。可謂夥頤沈沈矣！其次建安黃善夫宗仁家塾之敬室刻史記正義一百三十卷，蓋明嘉靖丁亥震澤王延喆恩褒四世之堂刻所自出。而嘉靖甲午秦藩及柯維熊兩刻，均出善本，亦皆出於黃氏。至南京圖書館藏有明吳中徐氏東雅堂刻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徐時泰，萬曆甲戌進士，官工部郎中。）即鑿慶中世綵堂緝本也。至魏仲舉刻五百家注昌黎先生文集，則南京圖書館有藏冊，涵芬樓有景印本。此皆家刻緝本之所知者也。十三經以蜀本為最，北宋刻第一巾箱板甚精。（常熟孫從添慶增藏書記要。）南宋刻書最有名者為岳珂相臺家塾所刻九經三傳，別有總例，似乎審定極精。而取唐石經

及蜀石經殘卷等校之。蜀石經有毛詩傳箋卷一卷二殘本刻入江寧陳宗蘇秋濤獨抱廬叢書。又黎庶昌古佚叢書中刻爾雅郭注三卷，其原本亦出蜀石經，遠勝宋元諸刻。往往有彼長而此短者。故北宋蜀所刻諸經之可貴者，貴其源出唐蜀石經也。宋本中建安余氏所刻之書，不能高出蜀本者，爲其承監本司漕本之舊也。至於史子，亦以北宋蜀刻爲精。如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見於各藏書家題跋所稱引者，固可見其一斑。子如荀子，熙寧呂夏卿刻本（熙寧神宗年號），勝於南宋淳熙江西漕司錢佃本（淳熙孝宗年號），世說新語，北宋刻十行本，注文完全，勝於南宋陸游本。（葉德輝書林清話。）然則宋刻之弁冕，當推北宋蜀刻矣。至宋本釋道二藏經典，刻本行款，非長條行款，卽闊本，另自一種，與所刻不同。（孫從添藏書紀要。）四部叢刊景印江南傅氏藏宋刊本大唐西域記十卷，蓋卽出於藏經本云。

宋版款式，大抵以白口單邊或細黑口者爲多。口以中縫言，邊以四匡言。中縫摺頁，不見一線墨者，爲白口；而魚尾上下有一線墨者，爲細黑口。（武陵趙慎畛邊路樞集雜識曰：書中開縫每畫兩名魚尾，象形也，始於唐太宗。）天地四匡，界畫粗墨線者，爲單邊；而匡內有細墨線者，爲雙邊。明武林高

深父燕閒清賞箋鄧屠隆赤水考疑遺事論宋版，皆謂「格用單邊」而趙慎畛榆巢雜識亦稱：「宋版書上下界畫只一線墨無二線墨。」此宋版單邊之說也。孫從添藏書記要曰：「元刻不用對勘。其字脚行款，黑白，一見便知。」此宋刻白口之說也。北平圖書館藏有宋刊周易象義十二卷，朱震撰漢上易集傳十一卷，陳祥道撰禮書二百卷，陳陽撰樂書二百卷，建大字本春秋左傳三十卷，劍江譚詠刊春秋集注十一卷，毛晃增修互注禮部韻畧五卷，（以上經部）元修宋淳化本漢書殘冊，大字本後漢書殘冊，晉書殘冊，梁書殘冊，陳書殘冊，建州重刻杭州嘉祐本唐書二百五十卷，宋刊元補本唐書殘冊兩部，宋刊唐書殘冊，五代史記殘冊，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又殘冊，宋刊元印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宋刊小字本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蘇轍古史六十卷兩部，趙汝愚愚國朝諸臣奏議殘冊，胡寅致堂管見殘冊，（以上史部）趙善璩自警編殘冊，王欽若等冊府元龜殘冊，翻譯名義集殘冊，（以上子部）歐陽文忠公集殘冊三部，朱文公晦庵文集一百卷兩部，又殘冊若干部，庵晦先生朱文公續集十卷，別集十卷，文選殘冊，李善注文選殘冊，增補六臣注文選六十卷，李昉等編文苑英華一千卷，河南程氏文集八卷，呂祖謙撰國朝文鑑殘冊，續文章正宗殘冊，（以上集部）皆白口單

邊可證。而四部叢刊景印清內府藏宋刊大字本孟子十四卷，北宋刊本資治通鑑目錄三十卷，亦白口單邊也。寧祇宋刊北平圖書館藏有金刊本尙書正義二十卷，韓道昭撰五音集韻十五卷，亦白口單邊也。固不僅宋刊而已。宋刊細黑口亦多。北平圖書館藏有曾釐撰大易粹言七十卷，（口有細墨線在魚尾上單邊，）巾箱本左傳一百九十八葉，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殘冊，（以上經部；）兩淮江東轉運司刻大字本漢書殘冊，蜀大字本宋書魏書殘冊，（以上史部；）錦繡萬花谷前後集殘冊。（以上子部；）南京圖書館藏有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二十卷，皆細黑口單邊。而四部叢刊景印宋刊細黑口本，則有資治通鑑考異三十卷，明翻宋淳祐本唐朱諸賢絕妙詞選十卷焉。然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載有嚴州新定續志一書，稱「四庫全書總目於景定嚴州續志條下，載有『紹興舊志今佚』之語，而所收者爲新定續志。余旣得之，見版口闕而黑，疑非宋刻，因思余所藏中興館閣錄續錄有咸淳時補版，皆似此紙墨款式，間有闕墨口者。可知宋刻書非必定白口或細黑口也。古籍甚富，人所見未必能盡，欲執一二種以定之，何能無誤耶？」則是宋刻書間有闕墨口者，而以白口或細黑口爲多。對細黑口而言，闕墨口，亦稱粗黑口。或曰大黑口，則

對小黑口而稱。曰黑口者，則大黑口之簡稱。北平圖書館藏有宋刊王狀元集諸家注分類東坡先生殘冊，即單邊之黑口本也。至蘇州張應文茂實情祕藏則謂：「格用單邊，」雖辨證之一端，然非考據要訣。四部叢刊景印玉田蔣氏藏宋刊巾箱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江安傅氏雙鑑樓藏宋刊本方音十三卷，皆雙邊白口也。北平圖書館藏有明繙宋阮仲猷種德堂刊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又宋刊蜀大字本北齊書殘冊，則雙邊黑口也。孫從添藏書記要稱：「元刻黑口，一見便知。」以為元刻無白口也。然而元刻亦見有白口者。北平圖書館藏有元刊宋蔡沈撰書集傳六卷，朱子撰詩集傳殘冊，輔廣撰詩童子問殘冊，元劉瑾撰詩傳通釋二十卷，春秋胡氏傳殘冊，元汪克寬撰春秋胡傳纂疏殘冊，元王侗撰四書集注批點殘冊，四聲篇殘冊，（以上經部）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殘冊，王幼學撰資治通鑑綱目集覽殘冊，建安陳氏餘慶堂刊宋史全文資治通鑑，李齋撰前集十八卷，劉時舉撰後集十五卷，續資治通鑑殘冊，故唐律疏議，（以上史部）列子十卷，宋朱子成書殘冊，呂大防撰考古圖十卷，翻譯名義集十四卷，（以上子部）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集殘冊，杜工部詩千家注六卷，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諸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殘冊，黃潛撰黃文獻集殘冊，（以上集部）皆黑口

雙邊也。元刊元梁寅撰周易參義殘冊，增修互注禮部韻畧殘冊，（以上經部）；元刻明補本史記殘冊，元刊遼史殘冊，大字本元潘仁撰陸宣公奏議纂注殘冊，張鉉撰至正金陵新志殘冊，（以上史部）；元賈亨類編算法全能集二卷，唐劉謐撰三教平心論一卷，（以上子部）；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殘冊，（以上集部）；皆黑口單邊也。細黑口雙邊，則有元刊宋蔡沈書集傳六卷，（元刊宋蔡沈書集傳有黑口雙邊本，有細黑口雙邊本，凡複出者，皆一書數本也）；元林泉生撰明經題斷詩義於式五卷，（以上經部）；太平路學新刊漢書殘冊，元刊明補本晉書殘冊，宋史殘冊，元尹起莘撰資治通鑑綱目發明五十九卷，（以上史部）；細黑口單邊，則有元刊元程端學撰春秋本義殘冊，（以上經部）；晉書殘冊，隋書殘冊，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宋劉友益撰資治通鑑綱目書法殘冊，元陳樞撰通鑑續編二十四卷，吳師道戰國校注殘冊，宋沈樞撰通鑑總類二十卷，通典詳節四十二卷，宋馬端臨撰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以上史部）；別岸和尚語錄，（以上子部）；而以黑口雙邊爲最習見，猶之宋刻之多白口單邊也。若元刻之白口，則北平圖書館，藏有元敖繼公撰儀禮集說殘冊，戴侗撰六書故殘冊，（以上經部）；五代史記殘冊，宋鄭樵撰通志二百卷，元曾先之撰十八史畧十卷，元明善

撰龍虎山志三卷，續一卷，（以上史部）；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三十卷，宋洪邁容齋撰容齋隨筆四筆殘冊，（以上子部）；元郝天挺注唐詩鼓吹十卷，（以上集部）；此白口單邊也。又元刊三國志殘冊，金史殘冊，宋林慮編兩漢詔令殘冊，（以上史部）；大字本宋真德秀撰大學衍義殘冊，（以上子部）；此白口雙邊也。然則宋版白口，元刻黑口，亦風氣大略之云爾云。然而明版獨以黑口稱珍罕！黃丕烈十禮居藏書題跋記續錄謂：「書籍有明刻而可與宋元版埒者，惟明初黑口版爲然！所藏有周職方詩文集，所見有天順本丹崖集，皆以黑口稱珍罕也！」就所親記，北平圖書館藏有明刊元董真卿撰周易會通殘冊，大字本尙書旁訓，（以上經部）；元王幼學撰資治通鑑綱目集覽殘冊，（以上三種皆黑口雙邊）；洪武丁丑刊鄭氏旌義編三卷，弘治刊三輔黃圖六卷，大事記殘冊，（以上史部）；大字本說苑二十卷，小字本大學衍義殘冊，（黑口單邊，○以上子部）；漢賈誼撰賈長沙集十卷，宋歐陽修廬陵歐陽文忠集殘冊，陳傅良止齋先生文集五十三卷，明慶王櫛撰文章類選四十卷，（以上集部）；南京圖書館藏有明刊宋陸佃重刊埤雅二十卷，（以上經部）；明太祖勅撰大明律三十卷，（以上史部）；金李杲撰蘭室秘藏三卷，明陳會撰神應經一卷，宋濂撰龍門子疑道記三卷；

(以上子部)弘治刊唐陳子昂陳伯玉文集十一卷,正德刊唐岑參嘉州詩四卷及宋陸九淵象山外集四卷,語錄四卷,附行狀一卷,成化刊宋邵雍撰伊川擊壤集二十一卷,張栻南軒文集四十四卷,洪武刊明貝瓊貝清江詩集十卷,(以上集部)皆黑口也。四部叢刊景印明黑口本,則有南京圖書館藏唐岑參撰岑嘉州詩四卷,宋邵雍撰伊川擊壤集二十卷,及江安傅氏雙鑑樓藏宋林逋撰林和靖先生詩集四卷,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正統刊元戴良撰九靈山房集三十卷,秀水沈氏藏元倪瓚雲林集七卷,及涵芬樓藏成化刊元歐陽玄撰圭齋集十六卷,弘治刊元陸都刺撰陸天錫前後集二冊焉。

高濂燕閒清賞箋論藏書,以爲:「宋人之書,雕鏤不苟,紙堅刻軟,字畫如寫,格用單邊,間多諱字;用墨稀薄,雖著水經燥,無溼迹;開卷一種書香,自生異味。元刻仿宋單邊,字畫不分粗細,較宋邊條闊多一線;紙鬆刻硬,用墨穢濁;中無諱字,開卷了無臭味。」所謂「中無諱字」者,元刻仿宋,遇宋諱不缺筆;而宋版則缺筆,視其缺筆之某字,可以規刊本之先後。如四部叢刊景印日本岩崎氏靜嘉堂藏北宋刊本說文解字三十一卷,「恆」「貞」等字皆不缺筆;蓋北宋真宗時鏤版,大徐本第一刻也。

間有南宋補葉，版心標出「重刊」二字，「慎」字亦缺末筆。陸心源詒宋樓藏書志載：北宋刊爾雅單疏十卷，宋太祖太宗真宗廟諱缺末筆，餘皆不缺。又白氏六帖類聚三十卷，「匡」「敬」「恆」皆缺筆，「貞」字不缺，蓋皆真宗時刊本也。詒宋樓藏書志又載北宋刊唐書二百五十卷，「朗」「匡」「微」「戾」「恆」「桓」「鏡」「竟」「敬」「貞」皆避缺，宋司馬光資治通鑑考異三十卷，「朗」「匡」「亂」「敬」「貞」「恆」皆缺避，「桓」字不避。宋仁宗時刊本也。涵芬樓景印百柄本二十四史，中唐書前有嘉祐五年六月曾公亮進書表。宋諱避至「禎」字止，而不及英宗以下，故昔人定爲嘉祐進書後第一刊本。四部叢刊景印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北宋刊晉張湛注沖虛至德真經八卷，「殷」「敬」「恆」「貞」字有缺筆，而「頊」「桓」不缺，亦仁宗時刊也。又景印涵芬樓藏明萬玉堂翻宋本漢揚雄撰太玄經十二卷，遇「貞」字皆缺末筆。影鈔北宋本漢許慎注淮南子二十一卷，闕筆至「貞」字。影宋精鈔本蜀釋貫休撰禪月集二十五卷，闕筆至「貞」字，而不避南宋諱，皆知其從仁宗時刊本出。詒宋樓藏書志載：北宋刊史載之方二卷，徽宗以前諱皆缺避；「九」不改「圓」，不避欽宗嫌名，其爲徽宗時刊本無疑。蜀大字本三蘇文粹七十卷，「桓」

字以下諱不缺避。蓋北宋刊也。四部叢刊景印涵芬樓藏北宋刊司馬光撰資治通鑑目錄三十卷，宋帝諱如「殷」「敬」「鏡」「玄」「弘」「貞」「徵」「讓」「頊」「樹」「桓」「完」等字皆缺筆，字畫挺秀，北宋本之至精者。明翻北宋本黃帝內經二十四卷，「玄」「匡」「鏡」「貞」「徵」「恆」「炁」等字皆闕筆，嘉靖庚戌顧從德重刊北宋本也。南京圖書館藏唐杜牧撰樊川文集二十二卷，宋諱避「桓」「鏡」等字，是從北宋本出。甯宋樓藏書志載蜀大字本漢書殘本八卷，「匡」「殷」「貞」「敬」「境」「桓」「竟」「完」「源」「桓」「殼」「讓」「構」「購」皆缺末筆。宋刊配元覆本隋書八十五卷，「敬」「慎」「貞」「恆」「桓」「構」皆缺避。宋刊中字本唐書二百五十五卷，「匡」「亂」「殷」「敬」「炁」「恆」「貞」「頊」「桓」「構」皆缺避。陸狀元集百家注資治通鑑詳節一百二十卷，「朝」「殷」「匡」「貞」「恆」「桓」「慎」「構」皆缺避，而知其為高宗時刊本，而涵芬樓景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後漢書，「桓」字作「淵聖御名」，而「構」字則作「今上御名」，知為高宗時刊本。晉書「構」字缺筆，而「禎」字仍作「御名」，知為紹興中翻雕北宋監本。四部叢刊景印涵芬樓藏宋刊六臣注文選六十卷，「玄」

「匡」「貞」「徵」「恆」「桓」「觀」「般」諸字皆缺筆。紹興二年下紹興府餘姚縣刊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書中缺筆至「樁」字止。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紹興三年刊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八十卷，書中「桓」字注淵聖御名，「樁」字注御名。烏程蔣氏密雲樓藏明翻宋本梁江文通集十卷，「敬」「鏡」「匡」「恆」「樹」「般」「貞」「樁」等字，有缺筆。蓋正嘉間繙宋高宗時本也。爾宋樓藏書志載宋刊纂圖互註禮記二十卷，禮記舉要圖一卷，「讓」字缺筆。晉書一百三十卷，「匡」「恆」「桓」「慎」「樁」皆缺避。致堂先生讀史管見八十卷，宋孝宗以前諱皆缺避。蓋孝宗時刊本也。四部叢刊景印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巾箱本毛詩二十卷，宋諱「匡」「般」「桓」「觀」「慎」等字有缺筆。建安余氏刊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十二卷，「般」「匡」「貞」「桓」「完」「慎」等字皆缺末筆。陳道人書籍鋪本唐羅隱甲乙集十卷，「匡」「徵」「桓」「樹」「樁」「慎」字有缺筆。清內府藏宋刊大字本孟子十四卷，「玄」「般」「讓」「恆」「畜」「樹」「豎」「樁」「慎」等字，皆缺末筆。海鹽張氏涉園藏巾箱本廣韻五卷，避宋帝諱，至「畜」字止。五朝名臣言行錄十卷，三朝名臣言行錄十四卷，宋帝諱兼避孝宗諱。

鄖賜名「瑋」字。涵芬樓藏巾箱本宋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十卷，「朗」「眞」「貞」「微」「桓」「恆」「樹」「觀」「慎」等字缺筆，而知其爲孝宗時刊本。江安傅氏雙鑑樓藏影宋精鈔本唐釋皎然集十卷，「恆」字有缺筆，知從孝宗時刻摹寫。函宋樓藏書志載：巾箱本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左傳「惇」字以上諱皆缺避，「廓」字不缺；疑是宋光宗時婺州刊本。而涵芬樓景印百納本二十四史，中三國志宋諱避至「敦」字爲止。四部叢刊景印涵芬樓藏宋刊周易十卷，「殷」「匡」「貞」「徵」「桓」「媾」「姤」「敦」等字，皆爲字不成。蜀中刻唐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六卷，宋諱「敦」字缺筆。蓋光宗時刊本也。函宋樓藏書志載：宋刊北史殘冊，「匡」「恆」「貞」「桓」「構」「慎」「徵」「樹」「敦」「廓」皆缺筆。宋季閩中重刊紹興本山山谷黃先生大全詩注二十卷，宋諱自「惇」「廓」以上皆缺避。蓋宋寧宗時刊本。北平圖書館藏有宋刊朱子詩集傳二十卷，於宋諱「玄」「齋」「匡」「樹」「殷」「恆」「徵」「敦」「鞞」「觀」等字，皆缺筆。亦寧宗時刊本。而四部叢刊景印江安傅氏雙鑑樓藏宋刊方言十三卷，書中避諱至「廓」字止。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呂祖謙撰皇朝文鑑一百五十三卷，「讓」「署」「桓」「構」「瑋」

「致」「擴」減筆，而理宗諱不減筆，是嘉泰間新安郡齋初印本（嘉泰寧宗年號），非端平重修本也。（端平理宗年號）至爾宋樓藏書志載：紹興三十年重刊宋陳襄撰古靈先生文集二十七卷，「擴」字缺筆，避寧宗嫌名，當是紹興刻而寧宗時修補者。四部叢刊景印嘉興沈氏藏宋刊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三十卷，書中「構」字注太上御名者，爲孝宗時元刻；遇「觀」作「覯」，兼避「慎」「郭」等字者，爲光寧兩宗時修版也。北平圖書館藏有淳熙刊端平淳祐小字本通鑑紀事本末殘冊（端平淳祐理宗年號）宋諱如「玄」「懸」「縣」「朝」「浪」「垠」「匡」「筐」「恒」「勁」「涯」「膾」「般」「醕」「炅」「頰」「烟」「耿」「憬」「恆」「峒」「矩」「禎」「貞」「徵」「瘵」「漬」「曙」「署」「樹」「佷」「頊」「旭」「勛」「煦」「胸」「倍」「媾」「完」「煬」「丸」「堯」「垣」「遵」「媾」「構」「溝」「菁」「姤」「詬」「毅」「慎」「屨」「讓」「揆」皆爲字不成；「構」注太上御名；「脊」注御名；「桓」有改爲「巨」者；蓋淳熙時刊本多，而端平淳祐修版少耳。此則宋諱缺筆之大略已。

長洲葉昌熾翰裳撰藏書紀事詩六卷，前有同邑王頌蔚序，稱：「宋刊宋印，大都用公私簿帳，以

余所見，若爾雅單疏宋文鑑，洪氏集驗方，北山小集皆是也。豈惟宋刊，元明亦有之！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稱：「宋本每葉紙背，大半有字迹，蓋宋時廢紙多直錢也。宋刻本盧川詞紙背字迹，審是宋時收糧檔案，故有『更幾石』，『需幾石』，『下注秀才進士官戶等字』；又有縣丞提舉鄉司等字；戶籍官銜，略可考見；經籍省文，皆從便易，雖無關典實，聊記於此，以見宋刻宋印，古書源流，多有如是者。」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錄載：「宋紹興本集古韻文第三卷，紙背是開禧元年黃州諸官致黃州教授書狀。（開禧寧宗年號。）古人文移案牘，用紙皆精好，事後尙可他用。蘇子美監進奏院，以鬻故紙公錢祀神宴客得罪。可見宋世故紙，未嘗輕棄。今官文書紙率輕薄，不耐久。」此宋刊宋印之見著錄者也。葉昌熾澆喜齋藏書記載：「元刻宋毛晃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五卷，其紙爲元時戶口冊書，卽印於紙背，諦視之，皆湖州路某縣某人，云：『宋民戶，至元某年歸順。』則湖州官庫本。」北平圖書館藏有元刊宋俞琰撰周易集說殘冊，用牘背紙印。此元刊元印之可徵見者也。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又稱：「鄭元佑僑吳集紙背皆明人箋翰簡帖，雖非素紙印本，然古氣斑斕亦自可觀。宋元舊本，往往如是。」此明刊明印之見著錄者。而北平圖書館藏有國子監宋刊明印，宋毛晃增修互注禮部韻

略殘冊印以洪武七年糧冊紙其入聲缺版，仍以牘背紙，界烏絲闌訂入。此又宋刊明印之可徵見者也。然高濂燕閒清賞箋則謂：「有種官券殘紙背印更惡，不用公私簿帳印者爲貴也。」高氏生於明，去宋未遠，宋刻流傳，猶多佳者，故不爲珍罕。至黃丕烈等生清中葉以後，去宋益遠，而不罕者罕矣。亦可以觀世運之升降也。高氏謂：「宋版書以活襯紙爲佳，而蠶繭紙，鶴白紙，藤紙固美，而存遺不廣。若糊襟宋書，則不佳矣。」余見宋刻大版漢書，不惟內紙堅白，每本用澄心堂紙數幅爲副，今歸吳中，真不可得。張應文清祕藏亦稱：「余向見元美家班范二書，乃真宋朝刻之祕閣，特賜兩府者，無論墨光煥發，紙色堅潤，每本用澄心堂紙爲副，尤爲精絕。」按明太倉王世貞元美家藏班范二漢書，爲元趙孟頫子昂松雪齋故物，桑皮紙，白潔如玉，四傍寬廣，字大者如錢，絕有歐柳筆法，細書絲髮膚紙，墨色精純，奚潘流瀦，蓋自真宗朝刻之祕閣，特賜兩府，而其人亦自寶惜，四百年而手若未觸者。清乾隆間，進入內府，爲天祿琳琅之冠。此在元明，已爲瓊寶，吾輩措大，無福得見。若在清代論宋版者，貴羅紋紙。孫從添藏書記要曰：「若果南北宋刻本，紙質羅紋不同，字畫刻手，古勁而雅，墨氣香淡，紙色蒼潤，展卷便有驚人之處。」黃丕烈得宋刻圖書見聞志四五六共三卷，見字畫方板，疑爲翻宋本，而細辨字

畫，遇宋諱皆缺筆；而揭去舊時背紙，見原紙皆羅紋闊簾而橫印者，始信宋刻宋印。（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此是所聞。若云所見，北平圖書館藏有宋刊王欽若等撰冊府元龜殘冊，羅紋紙印，亦稀秘矣！

宋刻本率由善書之士，謄寫上版，故字體各異；其中以大小歐體字刻版者為最適觀；以其間架波磔，濃纖得中，而又充滿，無跛踣肥臃之病。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載宋刻禮記二十卷，云：「字畫整齊。」宋刻史載之方二卷，云：「字畫斬方，神氣肅穆。」殘宋刻圖畫見聞志六卷，云：「字畫方板；南宋書棚本如許丁卯羅昭諫唐人諸集，字畫方板皆如是。」而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載宋真宗時刊白氏六帖類聚三十卷，云：「歐書極精。」則又在黃跋所記諸刻以前，皆用歐體者也。儻有參以他種筆意者，則尤名貴。如王世貞跋元趙文敏松雪齋藏班范二漢書，云：「有歐柳筆法。」皕宋樓藏書志載宋禮部官書六韜六卷，云：「字畫方勁，有歐顏筆意。」北平圖書館藏有宋淳熙三年刊小字本通鑑紀事本末殘冊，書法秀整，體兼顏柳，皆罕品也。元以降，趙松雪之書盛行，刻書多仿其體；其尤著者，如至元後己卯花谿沈氏伯玉刊元趙孟頫松雪齋集十卷，外集一卷，南京圖書館有藏本，四部叢刊有景印本，字仿文敏，摹刻最精。其次皕宋樓藏書志載元印袁桷清容居士集五十卷，云：「字有趙

子昂筆意。四部叢刊亦有景印本。吳縣徐康子晉前塵夢影錄稱：「昔在申江書肆得黃文獻公集二十二卷（黃潛撰），狹行細字，筆筆趙體；每卷後有門人宋濂方孝孺校，即錢竹汀宮詹所見之本也。元代不但士大夫競學趙書，其時如官本刻經史，私家刊詩文集，亦皆摹吳興體。至明初，吳中四傑高啓、楊基、張羽、徐賁，尙沿其家法。卽刊版所見，如茅山志周府袖珍方皆狹行細字，宛然元刻，字形仍作趙體。沿至匏庵家藏集（吳寬撰），東里文集（楊士奇撰），仍不失元人遺意。」明天順刊楊士奇東里文集二十五卷，詩集三卷，續集六十二卷，別集四卷，待言錄一卷，附錄四卷，南京圖書館藏有鈔配本。然元刻亦有歐體者；北平圖書館藏有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殘冊，雕造精工，字樞歐陽，自是樞宋如此耳。明隆萬間，乃有專作方體之書工以備鈔板者；卽今日盛行之宋體字也。吾宗梅溪先生（名泳）履園叢話云：「有明中葉，寫書匠改爲方筆，非顏非歐，已不成字；近時則愈惡劣，無筆畫可尋矣。」

蕭山王端履小巖重論文齋筆錄云：「或謂余曰：『宋人刻書，每行字數，如其行數。如每葉二十行，則每行各二十字，每葉二十二行，則每行各二十二字。』此亦不盡然。如錢竹汀日記鈔所載宋板

儀禮注，每葉二十八行，行二十四字。宋刻漢書每葉二十八行，行二十四字。宋刻司馬溫公集，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字。宋刻史記每葉二十六行，行二十五字；又一本，每葉十八行，每行十六或十七字。宋刻列子，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五字。則其說不足據矣！然宋版行字兩較，以至版計算，多少似覺相懸；以半版計數，則出入僅一二字而已。光緒間元和江標建霞嘗撰宋元本行格表，闕湘潭劉肇隔編校之。肇隅既手自編寫，間亦拾遺補闕，私以例彙括之；其自四行至二十行，與四部分列之數，及行字之先少後多，悉依江說，詳注引用之書，凡二卷。其稱景宋鈔本，景元鈔本，明緝宋本，明仿宋本者，苟非確有取證，則概附卷末爲附錄。蓋言宋元行格者，於是而集大成焉！大抵宋版行少者，每半葉四行，行八字，如寶祐五年陳蘭森所刻干祿字書。行多者，每半葉二十行，行二十七八字至三十字不等，如南宋刻九經白文。（葉德輝書林清話。）而語涉宋帝皆空格。而宋樓藏書志所載，則有宋刊沈括夢溪筆談二十六卷，影宋寫廖剛高峯集十二卷，宋刻宋印周必大周益文忠集殘本六十九卷，（事涉宋帝皆空一格，亦有空二格者。）宋刊九經補韻一卷，文天祥新刻指南錄四卷，東萊先生分門詩律武庫前後集三十卷可證。而元刊元印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四十三卷，南京圖書館之有影鈔本者，則

評涉元帝皆頂格矣！

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載：嘉定王狀元敬銘家藏殿本儀禮注，每卷末有經若干字，注若干字，分兩行。十七卷末，有經共計若干字，注共計若干字，此古式也。按卷末記明經注字數，此爲宋版經書刻式；而非子史集部所有。余仁仲萬卷堂刊周禮鄭注陸音義禮記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春秋穀梁經傳范寧集解，卷後皆記經注音義字數，已如前述。北平圖書館藏有宋刊建大字本春秋左傳殘冊，每卷終有經傳幾千幾百幾拾幾字。而四部叢刊景印涵芬樓藏宋刊周禮十卷，卷末各記經注字數。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爾雅三卷，卷末總計經若干字，注若干字。長沙葉氏觀古堂藏明徐氏翻宋刊儀禮十七卷，卷末記經注字數。與宋嚴州小字本同。

蝴蝶裝者，不用線釘，但以糊黏書背，夾以堅硬護面，以板心向內，單口向外，揭之若蝴蝶翼然！阮元仿宋刻古列女傳，其原書卽如此裝式。不惟宋刻，金元亦有之。以余所見於北平圖書館者：宋刻之蝴蝶裝者：經部有宋朱震撰漢上易集傳殘冊，曾燾撰大易粹言殘冊，漢焦贛易林注殘冊，朱子詩集傳殘冊，陳祥道撰禮書殘冊（兩部），陳暘撰樂書二百卷，又殘冊（兩部）；一部藍皮蝶裝，一部黃綾

裝卷首，建大字本春秋左傳殘冊，史部有兩淮江東轉運司刻漢書殘冊（兩部），後漢書殘冊（兩部），一用黃綾裝，一用藍紙，晉書殘冊（兩部，一爲宋刊元明遞修本），蜀大字本宋書殘冊（兩部），梁書殘冊，陳書殘冊，蜀大字本魏書殘冊，蜀大字本北齊書殘冊，唐書殘冊（兩部，一爲宋刊元補），五代史記殘冊，資治通鑑殘冊（兩部），大字本通鑑紀事本末殘冊（兩部，一爲白皮紙，一爲竹紙），小字本通鑑紀事本末殘冊。子部有宋王欽若等撰冊府元龜殘冊，集部有朱文公晦庵文集一百卷，至於金刻，則有尙書正義二十卷，元刻則經部有元敖繼公撰儀禮集說殘冊，讀晦庵孟子集解衍義殘冊，戴侗撰六書故殘冊，史部有晉書殘冊，南史八十卷，宋史殘冊，遼史殘冊（三部），金史殘冊（兩部），續資治通鑑殘冊，宋鄭樵撰通志二百卷，元潘仁撰陸宣公奏議纂注殘冊，張鉉撰至正金陵新志殘冊，宋馬端臨撰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垂至明初，猶見蝶裝，則有明初黑口本元史殘冊，永樂中用南監九行本齊書十行本晉書魏書隋書印訂四史外戚傳四卷，蓋蝶裝書之多，未有見如北平圖書館之夥，頤沈沈者可謂洋洋乎大觀也哉！徐康前塵夢影錄曰：「余在玉峯，得鴻慶居士大全集（宋孫觀撰），舊爲澹生堂鈔藏計帙，每本面葉有郝氏藏書銘，棉料紙，藍格，五色線釘，刀口不齊，據

湖州書友云：『明代人裝釘書籍，不解用大刀，逐本裝釘。』以此集相證，始信！蓋明人切書，一本爲一本，推而至於宋元本，亦無不然。北平圖書館藏宋元本殘冊，或蝴蝶裝，或紙捻釘，或線裝，皆無數本一刀切者。亦此可供鑒賞者之一證佐已！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四月，以集賢大學士許衡言，遣使取杭州等處，凡在官書籍板刻，至京師。（續文獻通考）二十七年，立興文署，召工刻經史子板，以資治通鑑爲起端。（元史百官志） （瞿鏞鐵琴銅劍樓書目）陸心源儀顧堂題跋莫友芝宋元本舊書經眼錄，於興文署本至元二十七年刻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皆見著錄。而嘉慶間鄱陽胡克家果泉刻資治通鑑，卽繙興文署本。此元官本之尤著名者也！顧炎武日知錄曰：『宋元刻書，皆在書院，山長主之，（原注主書院者謂之山長。）通儒訂之，學者則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板不貯官而易印行，三也。』南京圖書館藏有元至正乙巳刊宋縉鮑彪校注元蘭溪吳師道重校戰國策校注十卷，（至正順帝年號），第三四五六卷末，有至正乙巳前藍山書院山長劉壻重校刊一行；第八九十卷末，有平江路儒學正徐昭文校勘一行；四部叢刊有景印本；而北平圖書館亦

藏其殘冊焉。(存卷四又八之十。)元時，州縣皆有學田，所入謂之學租，以供師生廩餼；餘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爲之，故雖校刻畫，頗有精者。(顧炎武日知錄。)北平圖書館藏有元刊後漢書殘冊，首列景祐校正後漢書狀，狀後有「大德九年乙巳十月望日寧國路儒學雲教授任內刊」兩行。四部叢刊景印江陰繆氏藝風堂藏元刊漢班固撰白虎通德論十卷，乃大德九年(大德成宗年號)李晦以郡守劉平父藏宋監本，刊於無錫縣學者。而景印烏程劉氏嘉業堂藏明萬曆刊後漢趙曄撰吳越春秋十卷，末題「大德十年歲在丙午三月音注，越六月書成刊板，十二月畢工」兩行。「前文林郎國子監書庫徐天祐音注」一行，及紹興路儒學校刊銜名四行，蓋重開大德本也。其大部書合數處爲之者：大德丙午，建康道廉訪使 太平路之請，分行十路儒學合刻十七史，爲元代路學最善之本。其可徵見者：兩漢書則太平路。三國志則池州路。隋書則瑞州路。北史則信州路。唐書則平江路。或於版心刊明。或於卷首刊明。或於卷末刊明。南京圖書館藏有明重刊元大德太平路學本漢書一百卷，元大德丙午池州路學刊明修本三國志六十五卷，元大德瑞州路學刊本隋書八十五卷，元大德信州路學刊本北史一百卷，諸本具見名家藏書著錄。其可徵見者也。涵芬樓景百納本二十四史，其

中隋書南史北史皆云大德路學刊本。隋書饒州路。北史信州路。獨南史不記刊刻地名，不知屬於何路？出桐學儒生趙良窰書，字迹圓密，寫刻雅近南宋。元季路學刊本數見。他刻僞字，此本皆不謬。蓋尤珍罕者已。日知錄稱：『洪武初，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七史諸書，地理歲月，勘校工役並存，可識也。今學既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間或刻之，然祇以供餽贍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昔時入觀之官，其餽遺，一書一帕而已，謂之書帕。自萬曆以後，改用白金。』王士禛居易錄云：『明時翰林官初上，或奉使回，例以書籍送署中書庫，後無復此制矣。又如御史巡鹽茶，學政，部郎權關等差，率出俸錢刊書，今亦罕見。』此實出於宋漕司郡齋刻書之習，沿爲故事；然校勘不善，顧炎武謂：『其不工反出坊本下。』至今藏書家，均視當時書帕本，比之經廠坊肆，名低價賤，殆有過之。清同光間，湖北官書局刻百子全書中孔叢子，卽出明書帕本；爾雅孔臧賦連叢皆刪去。然其中亦自有佳者。南京圖書館藏有正德十年（正德武宗年號）吉府重刻陸相本漢賈誼撰新書十卷。先是正德九年，長沙守陸相，得宋淳熙辛丑提學漕使程公舊版於故櫝中，補刻成書；蓋以備書帕之用者也。四部叢刊有吉府重刻之景印本焉。四部叢刊又景印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明刊漢徐幹撰中論二卷；蓋嘉靖乙丑，清

州知府四明杜思重刻弘治本。嘉靖世宗年號。烏程劉氏嘉業堂藏。明刊宋陳傅良撰止齋先生文集五十三卷。蓋明弘治間編修王瓚錄自秘閣授温州守莆田林長蘅乙丑刻本。皆書帕本也。至所景印涵芬樓藏。明刊唐韋應物撰韋江州集十一卷。有嘉靖戊申。晉陵華雲序。謂樞事江州。歷覽序傳。知韋公會刺是邦。爰刻是編。則亦書帕本也。然雕刻極精。經廠不如矣。明司禮監有經廠庫以藏書板。其印本或稱爲經廠本。北平圖書館藏有經廠本朱熹撰孟子集注十四卷。經廠大字本唐吳兢撰貞觀政要殘冊。經廠本宋真德秀撰大學衍義殘冊。南京圖書館藏有正統司禮監刊宋朱熹撰詩集傳二十卷。正統經廠本宋陳澧撰禮記集說十六卷。吉府緝正統經廠本四書二十六卷。附大學中庸或問二卷。正統英宗年號。此經廠本之可徵見者。藩府刻本亦稱名貴。而吉府其一。其它見著錄者。曰蜀府代府崇府肅府唐府晉府。寶賢堂亦稱志道堂亦稱虛益堂又稱養德書院。益府秦府伊府魯府。敏學書院亦稱承訓書院。趙府居敬堂亦稱味經堂。楚府寧藩周藩瀋藩德藩。最樂軒。潞藩。吉府刻多諸子。晉府刻多總集。益府刻多茶書。而北平圖書館藏有嘉靖秦藩刊史記一百三十卷。南京圖書館藏有嘉靖魯藩刊晉葛洪撰抱朴子七十卷。嘉靖秦藩刊鮑龍雲撰天原

發微五卷，嘉靖益府刊。明張九韶編理學類編八卷，萬曆益藩新刊。增修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篇韻指南一卷，總目一卷。四部叢刊景印者，則有南京圖書館藏魯藩刊抱朴子，及涵芬樓藏趙府居敬堂刊靈樞經十二卷焉。明代坊肆，亦以建安爲盛。可徵見者，有建安務本堂，有建安書市鼎新，有書林劉宗器安正堂，有書戶劉氏慎獨齋；而慎獨齋所刻爲夥，爲著北平圖書館藏有慎獨齋刊西漢文鑑二十一卷，東漢文鑑二十卷，首行石壁野人陳鑑編次行建陽京兆劉弘毅刊印。而南京圖書館藏有正德劉洪慎獨齋刊宋章如愚撰羣書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後集六十五卷，續集五十六卷，別集二十五卷。呂祖謙撰十史詳節二百七十三卷。（正德武宗年號。）務本堂，鼎新，不如慎獨齋之著，而時頗早。北平圖書館藏有洪武戊辰建安務本堂重刊元董真卿撰周易會通十四卷，（洪武太祖年號。）洪武二十一年孟春建安書市鼎新刊行元尹起莘撰資治通鑑綱目發明五十九卷。自宋至明，六百年間，建安書市擅天下之富，而慎獨齋刊，則爲明本之珍。高濂燕閒清賞箋稱：「國初慎獨齋刻書，似亦精美。」而徐康前塵夢影錄謂：「正德時，慎獨齋本文獻通考細字本，遠勝元人舊刻，大字巨冊，僅壯觀耳。」此坊肆之罕品也。明人家刻之著聞者：經部則有吳郡沈辨之野竹齋刻韓詩外傳十卷，吳郡

袁駿嘉趣堂嘉靖癸巳仿宋刻大戴禮記十三卷。史部則有震澤王延喆恩褒四世之堂嘉靖丁亥刻史記集解索隱正義一百三十卷。子部則有顧春世德堂嘉靖癸巳刻老莊列荀揚及中說六子全書。袁駿嘉趣堂嘉靖乙未仿宋刻世說新語三卷。集部則有東吳徐時泰東雅堂刻宋廖瑩中世綵堂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吳郡沈辨之野竹齋校雕韓詩外傳（沈辨之名與文嘉靖間人）北平圖書館有藏本，四部叢刊有景印本。袁駿嘉趣堂重雕大戴禮記，四部叢刊亦有景印本。澤震王延喆刻史記（王士禎池北偶談云：明尚寶少卿王延喆，文恪少子也，其母張氏，壽寧侯鶴齡之妹昭聖皇后同產。延喆少以椒房入宮中，性豪侈，一日有持宋槧史記求鬻者，索價三百金，延喆給其人曰：姑留此一月後可來取直。乃鳩集善工，就宋版本摹刻，甫一月而畢工。其人如期至索直，故給之曰：以原書還汝，其人不辨真贋持去，既而復來曰：此亦宋槧，而紙不如吾書，豈誤耶？延喆大笑，告以故，因取新雕本散置堂上，示之曰：君意在獲三百金耳！今如數予君，且爲君書幻千萬億化身矣。其人大喜過望。今所傳有震澤王氏摹刻印，卽此本也。）南京圖書館有藏本，清同光間湖北官書局有仿雕本。顧春世德堂刻六子，北平圖書館藏有莊子文中子中說，南京圖書館藏有莊子荀子揚子文中子，袁駿嘉趣堂

刻世說新語，四部叢刊有景印本。徐氏東雅堂刻韓昌黎集，南京圖書館有藏本。清同光間蘇州官書局有仿雕本，皆明本之精好者。明以來，活字版盛行，出於吾無錫安國家者，流傳最廣，爲世珍秘；其次華氏，而華氏印本，有曰蘭雪堂，有曰會通館。蘭雪堂爲華堅會通館始華燧，同縣邵文莊公寶容春堂集會通君傳云：「會通君，姓華氏，諱燧，字文輝，無錫人。少於經史多涉獵，中歲好校閱同異，輒爲辨證，手錄成帙，遇老儒先生，卽持以質焉。旣而爲銅字板以繼之，曰：『吾能會而通矣！』乃名其所曰會通館，人遂以會通稱，或丈之，或君之，或伯仲之，皆曰會通云。」會通館本，見著錄者：宋洪邁撰容齋隨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瞿鏞鐵琴銅劍樓書目，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宋趙汝愚撰諸臣奏議一百五十卷。（見瞿鏞鐵琴銅劍樓書目。）宋不知何人撰錦繡萬花谷前集四十卷，後集四十卷。（見繆荃孫藝風堂藏書續記。）而南京圖書館，藏有明繙會通館活字本容齋隨筆至五筆。華堅字允剛，無可考，然臧三子曰墳奎壁，五行之次，火生土，皆取土旁爲名，則堅從土旁，殆臧之猶子歟？（葉昌熾藏書紀事詩。）所刻書有錫山蘭雪堂華堅允剛活字銅版圖記一條，可考見者，有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蔡邕琴中郎文集十卷。（見瞿鏞鐵琴銅劍樓書目，陸心源皕宋樓藏

書志。唐歐陽詢等撰藝文類聚一百卷，元稹元氏長慶集六十卷，白居易白氏長慶集七十卷。（見瞿鏞鐵琴銅劍樓書目）而四部叢刊景印涵芬樓藏蔡中郎文集，卽華堅蘭雪堂活字本也。又有華程者，亦以活字版著名。理字汝德，以貢授大官署丞，善鑒別古奇器法書名畫，樂向古齋，實諸玩好其中，又多聚書，所製活板甚精密，每得祕書，不數日而印本出矣。其見著錄者，則有宋陸游撰渭南文集五十卷。（見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左圭撰百川學海。（見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而華程刻渭南文集，南京圖書館有藏本，四部叢刊有景印本。然華氏所刻書，不如安國之精，國字民泰，居積諸貨，人棄我取，贖宗黨，惠鄉里，乃至平海島，濬白茆河，皆有力焉。父喪會葬者五千人。嘗以活字銅版印諸書，可徵見者，則有唐顏真卿顏魯公文集十五卷。（見烏程嚴可均景文齋橋漫稿，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宋魏了翁鶴山大全文集一百十卷。（見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明沈周石田詩選十卷。（在上海四馬路博古齋書店見之。）而顏魯公文集，北平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咸有藏本，四部叢刊有景印本，每葉魚尾上有錫山安氏館五字。而魏鶴山集，南京圖書館藏，闕一卷卷第一百八，蓋世尤稱珍祕也。又繙宋版大字本，唐徐堅等撰初學記三十卷，則刻本而非活字本矣。其餘叢刊書

以陽山顧元慶四十家文房小說爲最精，而以新安程榮漢魏叢書爲尤著焉。

清有天下，文教蔚興。有內府刊欽定各書。（見禮親王嘯亭雜錄續錄。）有武英殿刊版十三經二十四史，聚珍版叢書。（通行者一百三十八種，福州重刻杭州重刻三十九種。）有各省局刻書院刻各書。而私家刻書當以常熟毛晉子晉之汲古閣，長白納蘭性德容若之通志堂，鎮洋畢沅秋帆之經訓堂，餘姚盧文弨抱經之抱經堂，陽湖孫星衍淵如之平津館，歙縣鮑廷博淥飲之知不足齋，江都秦恩復敦夫之石硯齋，海寧吳騫菴牀之拜經樓，揚州馬曰璐半查之小玲瓏山館，吳縣黃丕烈蕘圃之士禮居，儀徵阮元芸臺之文選樓，石門顧修棊崖之讀畫齋，三原李錫齡孟昭之惜陰軒，昭文張圃鵬若雲之借月山房，金山錢熙祚雪枝之守山閣，南海伍崇曜紫垣之粵雅堂，海寧蔣光煦生沐之別下齋，南海潘仕誠德齋之海山仙館，金山錢名培夢花之小萬卷樓，吳縣潘祖蔭伯寅之滂喜齋，功順堂，歸安姚覲元彥侍之咫進齋，陸心源存齋之十萬卷樓，會稽章壽康碩卿之式訓堂，遼義黎庶昌繡齋之古佚叢書，江陰繆荃孫筱簑山之雲自在齋，蘭陵徐乃昌積餘之積學齋，南潯劉承幹翰怡之嘉業堂，多者千卷，少亦數十。其刻書多情名手工楷書者寫樣上版，焯焯可考見者。毛晉汲古閣刻書，則江

陰周硯農榮起刊正。硯農精六書之學，王士禛居易錄繆荃孫雲自在龕筆記皆著稱之。陸心源爾宋樓藏書志，集部有王士禛池北書庫舊藏江陰王逢原吉梧溪集七卷，周硯農手鈔本，後有士禛一跋，稱：「壬申歲，門人楊庶常名時所貽，江陰老儒周榮起硯農氏手錄本也。書學鍾太傅，稍雜八分，終卷如一。硯農壽八十有七，乃卒。」尾署漁洋山人，士禛別號也。士禛漁洋山人精華錄十卷，侯官林佶吉人手寫上版，莫友芝舊本書經眼錄極稱之。汪琬堯峯文鈔四十卷，陳廷敬午亭文編五十卷，亦佶寫刻也。然按王士禛香祖筆記載：「黃子鴻，名儀，常熟人。隱居博學，工書法，予刻漁洋續集將仿宋槧，苦無解書者。門人崑山盛誠齋侍御符升聞子鴻多見宋刻，獨工此體，因禮致之。子鴻欣然而來，都無厭倦。今續集自首迄尾，皆其手書也。」儀於江藩漢學師承記及近人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皆著其行實。江記附胡渭，支傳附顧祖禹，而支傳較詳，亦祇敘其博通羣籍，尤長輿地。而不知其工仿宋體書也。徐康前塵夢影錄云：「嘉慶中，許翰屏以書法擅名。當時刻書之家，均延其寫樣；如士禮居黃氏，享帚樓秦氏（按秦恩復敦夫有享帚精舍，不名樓也，此卽石硯齋），平津館孫氏，藝芸書舍汪氏（士鍾），以及張古餘（敦仁），吳山尊誦諸君所刻影宋本祕籍，皆爲翰屏手書。享帚樓刻呂衡州

李邕等集，顧潤翁（廣圻）更覓得足本沈亞之等集七家，皆用昌皮紙，洗翰屏精寫，不加裝釘，但用夾板平鋪，以便付梓。一技足以名世，洵然！則於周榮起林佶黃儀之外，又得一人矣！亦有著書自寫刻版者，則興化鄭變克柔自寫板橋集，儂唐金農壽門自寫冬心集，而尤以吳縣江聲良庭自寫篆字尙書集注音疏十二卷，經師系表一卷，釋名疏證八卷，補遺一卷，張敦仁自書草體通鑑補識誤三卷，可謂刻版之異軍突起者也！謹爲審其流別，詳其沿革，述歷史第一。

讀本第三

湘鄉曾國藩滌生記聖哲畫像，以爲「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南皮張之洞癸齋學四川時，纂書目答問，其略例稱：「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然讀書而必曰宋本，匪徒不能；曰能，亦徒豪舉耳。海寧陳其元子莊庸間齋筆記稱：「好古者重宋版書，不惜以千金數百金購得一部，則什襲藏之，不輕示人；卽自己亦不忍數繙閱也。每笑其癡！」王鼎臣觀察定安階有是癖；宰崑山時，得宋堯孟子，舉以誇，余請一觀，則先令人負一櫬出，櫬啟，中藏楠木匣，開匣，乃見書；書之紙墨亦古，所刊筆畫，亦無異於今之監本，余問之曰：「讀此可增長智慧乎？」曰：「不能！」可較別本多記數行乎？」曰：「不能！」余笑曰：「然則不如仍讀今監本之爲愈耳！奚必費百倍之錢以購此耶？」王憲曰：「若非解人，不可共君賞鑑。」急收奔之。余大笑。然則宋堯不易得，得亦珍罕，以骨董視之，非讀本也。今爲慎擇約舉經史子集，分別條流，取版本之易得者；要令初學者易買易讀，不致迷罔眩惑而已。

(甲)經部 北宋各經注疏，皆單行；其合併爲一，阮元刻南昌學注疏後作校勘記。據日本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左傳一引禮記三山黃唐跋云：「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釋，七經獨闕，紹興辛亥，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讎正。乃若春秋一經，願力未暇，姑以貽同志。」以其題年紹興辛亥，遂謂合注於疏，在南北宋之間。宋槧經籍，有白文，有單注；而合疏於注，其後起者也。世所行者：白文以無錫秦鏐刻巾箱本九經爲佳，單注以相臺五經爲佳；而注疏合一，則以阮元南昌學刻十三經注疏爲佳。秦本白文亦摹宋刻。巾箱本不分卷，簡端有音，世稱爲澄江本，實臨江府刻本也。無錫秦鏐以清康熙間訂正重刊。（康熙聖祖年號。）王士禛分甘餘話云：「近無錫秦氏摹宋刻小本九經，剞劂最精，點畫不苟，聞其板已爲大力者負之而趨。余曾見宋刻於倪檢討雁園燦許，與秦刻方幅正同；然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矣！」海昌吳騫兔牀拜經樓藏書題跋載：「宋刻九經白文，每葉四十行，行二十七字，蓋卽漁洋先生居易錄所載倪雁園尙書家小本九經，乃宋麻沙本之佳者；蓋明錫山秦氏刊本之所祖也。其經文字句，較時本間多不同。如曾子問「般人既葬而致事」下有「周人卒哭而致事」句，殆宋人因皇氏之說而增之，與日本七經考文所引古本相符；

其餘字句不及備載。又左氏春秋前不列惠公元妃傳文一段，蓋古經與傳本不相聯屬，後人取便，合傳以附經，此本首闕傳文，豈先儒不敢以傳前經之意歟？然王士禛以爲秦刻勝宋，而餘姚盧文弨抱經則謂不如。嘗見意於跋白虎通曰：「書貴舊刻，如九經小字本，吾見南宋本，已不如北宋本。明之錫山秦氏本，又不如南宋本。今之翻秦本者，更不及焉！」秦本原刻不分卷，凡易二十一葉，書二十六葉，詩四十七葉，左傳一百九十八葉，禮記十三葉，周禮五十五葉，孝經三葉，論語十六葉，孟子三十四葉，每葉四十行，行二十七字，行密如櫛，字纖如髮，幾可亂真，上格標載音義。（見丁丙善本室藏書志）其繙刻者，則每半葉十四行，行二十八字；其書爲易三卷，書四卷，詩四卷，周禮六卷，禮記六卷，春秋左傳十七卷，孝經一卷，論語二卷，孟子七卷，合五十卷，附大學、中庸、章句一卷，小學二卷。其所自出之宋刊，南京圖書館有藏本，蓋吳騫故物也。而無錫縣圖書館，則藏有秦本之繙刻云。至岳珂相臺五經，繙本不一，凡易九卷，王韓注附略一卷，書十三卷，孔傳、詩二十卷，毛傳、鄭箋、春秋左傳三十卷，杜集解、禮記二十卷，鄭注。其校刻之總例所傳九經三傳沿革例者稱：以家塾所藏唐石刻本，晉天福銅版本，京師大字舊本，紹興初監本，監中見行本，蜀大字舊本，蜀學重刊大字本，中字本，又中字有句讀附音

本，潭州舊本，撫州舊本，建大字本（俗謂無比九經），俞詔卿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舊本，併與國子氏建余仁仲，凡二十本；又以越中舊本註疏，建本有音釋註疏，蜀註疏，合二十三本；專屬本經名士，反覆參訂，始命良工入梓。可謂宋本之總匯矣！特是有注而無疏；未若黃唐所云「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之「便於披繹」也。有宋十行本注疏者，即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載建本有音釋注疏者也。其書刻於宋南渡之後，由元入明，遞有修補。至明正德中，其板猶存；是以十行本為注疏合本最古之冊。此後有閩板，乃明嘉靖中（嘉靖世宗年號）用十行本重刻者。有明監版，乃明萬曆中（萬曆神宗年號）用閩本重刻者。有汲古閣毛氏版，乃明崇禎中（崇禎思宗年號）用明監本重刻者。而究其朔，則輾轉出十行宋本。阮元家所藏十行宋本，有十一經，但無儀禮爾雅，而有蘇州北宋所刻之單疏版本，為賈公彥邢昺之原書。此二經更在十行本之前。元舊作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雖不專主十行本，單疏本，而大端實在此二本。嘉慶末（嘉慶仁宗年號），巡撫江西，因以二本無刻為南昌學官本。易則校以唐開成石經本（開成文宗年號），岳珂刻單注本，錢曾校單注單疏兩本，盧文弨傳錄明錢孫保亦校影宋注疏本，十行九卷本，閩監本（即南監），監本（即北監），毛晉汲古閣本，日本

山井鼎物茂卿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引古本，足利本，宋本。書則校以唐石經本，宋臨安石經本，岳珂單注本，宋十行本，閩監本，監本，明葛籟永懷堂刻單注本，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引宋版本。詩則校以唐石經本，南宋石經殘本，孟蜀石經殘本，南宋刻十三行行二十四字小字本，武英殿重刻岳珂單注本，明十行行十八字本，（小注行二十三字。）七十卷注疏本，閩監本，監本，汲古閣本，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引古本。周禮則校以唐石經本，錢孫保舊藏宋刻單注本，（宋槧小字本附載音義，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余仲仁本天地二官，別一宋本，秋官以俗本抄補，非佳者，以臧庸據宋刻大字本秋官二卷校補。）明嘉靖刻單注本，（八行十七字，不附音義。）惠棟校宋注疏本，（附釋音十行十七字注雙行二十三字。）閩監本，監本，汲古閣本。儀禮則校以唐石經本，宋嚴州刻單注本，明嘉靖徐氏翻宋刻單注本，明鍾入傑刻單注本，明葛籟永懷堂刻單注本，北宋咸平刻單疏本，（十五行三十字。）咸平真宗年號，（閩監本，監本，汲古閣本。禮記則校以唐石經本，南宋石經本，岳珂單注本，明嘉靖刻單注本，（此與周禮儀禮同爲徐氏刻本。）正德修補南宋附刻釋音注疏十行本，（正德武宗年號，）閩監本，監本，汲古閣本，惠棟據不附釋音宋刻正義校汲古閣本，盧文弨孫志祖校汲古閣本，七經孟子考文補

遺引宋板本釋文。葉林宗影宋鈔本，宋淳熙撫州公使庫刻本。（淳熙孝宗年號。）左傳則校以唐石經本，南宋刻春秋集解殘本（十行，字數不一）。北宋刻小字集解殘本（十一行，二十三、四、五字不一）。宋淳熙刻小字附釋音本（十行十八字，注雙行二十二字），岳珂單注本，宋刻纂圖集解本（十行，行字數不一）。宋慶元沈中寶刻正義本（八行，行十六字，注雙行二十二字）。○慶元寧宗年號，明正德修補宋刻注疏本（十行十七字，注雙行二十三字）。閩監本，監本，明吳士元黃錦等重修監本，汲古閣本。公羊則校以唐石經本，惠棟過錄何焯校宋注疏本，明正德修補宋監本，閩監本，監本，汲古閣本。穀梁則校以唐石經本，何焯校宋余仁仲刻單注殘本，明章邱李中麓（名開先）藏影宋鈔單疏殘本，何焯校元刻注疏本，明刻十行本，閩監本，監本，汲古閣本。爾雅則校以唐石經本，明吳元恭仿宋刻單注本（八行十七字）。元雪窗書院刻單注本（十行十九字，注雙行二十六字）。宋刻單疏本（十五行三十字）。元刻注疏本（九行二十字）。閩監本，監本，汲古閣本，惠棟校本，盧文弼校本，釋文，葉林宗影宋鈔本，盧文弼釋文考證本。論語則校以漢石經殘字，唐石經本，宋紹興石經本，日本刻皇侃義疏本，陳鏜論語古訓引高麗本，明修補宋刻注疏本（十行十七字）。閩監本，監本，汲古閣本。

孝經則校以唐石經本，石臺石刻本，宋熙寧石刻本，岳珂單注本，明正德修補元泰定刻注疏本，（十行十七字，注雙行二十三字。）閩監本，監本，汲古閣本。孟子則校以宋高宗行書石刻本，何焯校錄章邱李中麓藏北宋蜀刻大字單注本，何焯校宋劉氏丹桂堂刻單注巾箱本，何焯校岳珂單注本，何焯校宋廖瑩中刻本，孔繼涵刻附音義單注本，韓偓雲本，宋刻注疏十行本，閩監本，監本，汲古閣本，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引古本，足利本。（據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為校勘記附於每卷之末，羅列諸家異同，使人讀一本，如徧讀諸本。又恐讀者不知此文之有異同也，故凡有異文者，於字旁加墨圍焉；有增有減者，於兩字之間加墨圍焉。其為讀者計，固甚周矣！然余讀海寧陳鱣仲魚經籍跋文一卷，凡二十篇，宋本十三經四書具備，獨毛詩注疏為元本耳！所記字句與今本異同，多有阮元校勘記所未見者，元校亦未竣事，而調撫河南。其子福喜孫撰雷塘齋弟子記稱：「校書之人，不能如家大人在江西之細心，其中錯字甚多，有監本毛本不錯，而今反錯者。校勘記去取亦不盡善，故大人不以此刻本為善也。」特是彼善於此，卒未見有過之者！廣東四川皆有繕本，而於諸墨圍皆不刻，大失阮元之意。獨光緒甲辰，（光緒德宗年號），上海點石齋石印本，墨圍俱在；密行細字，而幅之廣狹損半焉！

朱子四書，凡大學章句一卷，論語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中庸章句一卷，其中大學中庸章句有序，署淳熙己酉，而淳熙己酉原板四書，江南相傳僅二部：一藏汪士鍾閩源之藝芸精舍。一藏蔣培澤介青之壽松堂。而蔣氏所藏缺公孫丑二卷，於咸豐己未（咸豐清文宗年號）假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本，得成完璧。鐵琴銅劍樓本，蓋卽汪氏所藏者。而蔣氏壽松堂，則爲元刊宋本，由錢唐丁丙松生之八千卷樓以入南京圖書館矣！中華書局四部備要則有據吳縣吳氏仿宋本校刊四書云。

（乙）史部 四庫提要以二十四史爲正史，冠列史部。其彙刻行於世者，有明南北監之二十一史。有毛晉汲古之十七史。有清武英殿之二十四史。有金陵淮南江蘇浙江湖北五局儷配之二十四史。明南監本，多存宋監元路學舊板，其無正德以後修補者，品不亞於宋元。北監校勘未精，訛舛彌甚，且多不知妄改，顧炎武日知錄旣詳論之。汲古開雕，稱隨遇宋版精本考校。然謬脫不少，反多臆改。孫從添藏書記要曰：『毛氏汲古閣十三經十七史，校對草率，錯誤甚多，不足貴也。』其爲世最所通行者，莫如武英殿本。乾隆四年（乾隆高宗年號），武英殿校刊十三經畢，乃援宋監『顧茲三史，繼彼六經』之語，開雕全史；其目次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

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凡二十二史，中縫魚尾上方，題乾隆四年校刊，每卷皆有考證。明史雕成在先，中縫不記刊行年歲，亦無考證。乾隆三十七年，四庫館開，從永樂大典中輯得薛居正五代史，四十七年校畢投進，四十九年鑄板，首列多羅質郡王等表文。欽定四庫全書以此列入正史，與二十二史明史，合爲二十四史。道光十七年（道光宣宗年號），武英殿重修并刻遼金元三史附國語解。同治十三年，（同治穆宗年號），成都書院重刻武英殿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五代史，至於金陵江蘇淮南浙江湖北五書局合刻二十四史。其中金陵書局刻史記（僅刻集解無索隱正義）。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淮南書局刻隋書，（每卷各附考異）。浙江書局刻新唐書，湖北書局刻新五代史，皆依汲古閣本。浙江書局刻舊唐書，則依江都岑氏懼盈齋本。而依武英殿本者，僅湖北書局刻舊五代史明史，浙江書局刻宋史，江蘇書局刻遼金元三史，（遼金元三史，依道光十七年武英殿刊附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四十六卷，厲鶚遼史拾遺二十四卷，楊復吉拾遺補五卷，錢大昕元史氏族表三卷，補元史藝文志四卷。）六書而已。光緒間，泰西石印法初傳至中國時，粵之徐氏創同文書局，印精本書籍。

最著名者爲覆印武英殿二十四史，皆全張付印。徒以所得非初印本，字蹟漫漶，乃延人描使明顯，便於付印；又書手非通人，遇字不可解者，輒改以臆，譌謬百出！尤可笑者，自明所據乾隆四年本，而不知四年所刻，固無舊五代史，又未見乾隆四十九年殿本，輒依殿板行款，別寫一通板心，亦題乾隆四年，書估無識，有如此者！然世乃以其字蹟清朗，稱爲佳本。竹簡齋印二十四史，遂用同文書局本，故錯字一仍其舊；而以合兩行爲一行，有錯行者，有應另行而圖省紙，與前行並爲一者；至諸表則強以次葉附於前葉之下，乖舛不可究詰。錢唐汪康年穰卿雅言集論之甚詳，獨涵芬樓四部叢刊景印爲得武英殿本之真！然武英殿刻雖號精審，而天祿琳琅之珍祕，內閣大庫之叢殘，（現入北平圖書館）史部美不勝收，當日均未及蒐討；僅僅兩漢三國晉隋五史，依據宋元舊刻，餘則惟有明兩監之是賴。遷史集解正義多所芟節，四庫提要羅列數十條，謂皆殿本所逸；若非震澤王本具存，無由知其妄刪！然何以不加輯補？琅邪章懷兩漢舊注，殿本脫漏數字，乃至數百字不等。宋嘉祐時，校刊七史，（嘉祐仁宗年號）奉命諸臣劉恕、曾鞏、王安國等，皆績學之士，篇末所疏疑義，備極審慎；殿本留貽，不逮其半；實則淳化景祐之古本，紹興眉山之覆刻，（淳化太宗年號，景祐仁宗年號，紹興高宗年號）尙存天

環，何以不亟探求，任其散佚？是則檢稽之略也。後漢續志別於范書，殿本既信爲司馬彪所撰，而卷首又稱劉昭補志，且併爲百二十卷，前八志於紀傳之間。國志鼎立，分卷各殊，殿本既綜爲六十五卷，而三志卷數，又仍各爲起訖。其他大題小題之盡廢舊式者，更無論矣。是則修訂之歧也。薛氏五代史，輯自永樂大典及其他各書，卷數具載原稿，乃鈐板之時，悉予刊落；後人欲考其由來，輒苦無從循溯。又諸史均附考證，而明史獨否；雖乾隆四十二年，有考覈添修之詔，而進呈正本，迄未刊布。且紀志表之百十六卷，猶從蓋闕。是則纂輯之疏也。蜀臣關羽，傳自陳壽，忽於千數百年後，強代秉筆，追諡忠義。薛史指斥契丹，如戎主，戎首，獯狁，賊寇，僞命，犯闕，編髮，犬羊等語，何嫌何疑，概爲改避？又明修元史，洪武二年，（洪武太祖年號），先成本紀三十七，志五十三，表六，傳六十三，目錄二，翌年，續成紀十，志五，表二，傳三十，又六，釐分附麗，共成二百一十卷；一見於李善長之表，再見於宋濂之記。殿本則取先後成書之數，併爲一談，李表既非原文，宋記復失存錄，是則刪竄之誤也。南齊巴州之志，桂陽始與二王之傳，獨刻大字，曾無闕文，果肯訪求，何難拾補。然此猶可曰孤本罕見也。宋孝宗之紀，田況之傳，至正初，均未殘佚，（至正元順帝年號），而何以一則竄合二字，充以他葉；一則脫去全葉，文理不貫。然此

猶可曰初版難求也！金史禮儀志，太宗諸子傳，初印凡闕二葉，嗣已出內府藏本校補矣，而後出之本，一乃補自他書，一仍空留素紙；其他少則一二句，多至數行數十行，脫簡遺文，指不勝屈；猶不止此，闕文之外，更有複葉；如宋史卷三十五之孝宗紀，元史卷三十六之文宗紀是。複葉之外，更有錯簡；如元史卷五十三之曆志是。此則當日校刻諸臣，不能辭其疏忽者也！海鹽張元濟菊生每有慨乎言之！乃從事搜輯精刻。如宋慶元建安黃善夫刊本史記，宋景祐刊本漢書，宋紹興刊本後漢書，宋紹熙刊本三國志，宋紹興重刊北宋本晉書，宋蜀大字本配元明遞修本宋書，梁書，魏書，北齊書，宋蜀大字本南齊書，陳書，周書，元大德刊本隋書，南史，北史，宋紹興刊本，配明嘉靖本舊唐書，宋嘉祐刊本唐書，吳興劉氏刊原輯大典本，舊五代史，宋慶元刊本五代史記，元至正刊本宋史，遼史，金史，明洪武刊本元史，而配之於清乾隆殿本明史，爲百衲本二十四史，付涵芬樓用攝影覆印行世，縮損版式，冀便巾箱。其中所得宋本十有五種，元本六種，明本一種，以校殿本，有正文多出數葉者；有史注多出數十條者；其餘訂譌補闕，不勝枚舉。洵足以補殿本之罅漏，而爲乙部空前之祕笈矣！名之曰百衲本者，始見嘉定王鳴盛西莊十七史商榷載：『有某氏者，自誇集諸宋版史記，共成一書，凡一百三十卷，小大長短咸

備，因李沂公取桐絲精者雜綴爲一琴，名百衲琴，故亦戲名此爲百衲史記。『涵芬樓，蓋有影宋百衲本史記，影宋百衲本資治通鑑云！』

司馬光資治通鑑，以嘉慶間鄱陽胡克家果泉刻胡三省注爲通行，而胡克家刻，則繕元與文署刊本。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錄載：『元與文署刊本資治通鑑胡三省注二百九十四卷，裝九十六冊，刻字體多波折，四邊線極粗。嘉慶間，鄱陽仿刻，亦稱善本，而未能畢似也。』明正嘉以來，是版歸南監，遞有修補。此本則元末版未漫漶時印。蓋明以來刻通鑑祖本也。明南監本出於此。胡克家刻出於此，而胡克家之刻，其校讎屬之元和顧千里澗蘋。千里思適齋集，有通鑑刊誤補正序，有書元版胡三省注通鑑第八十卷後，於與文署刊亦有微詞。其通鑑刊誤補正序曰：『前鄱陽胡果泉中丞繕雕梅圃注通鑑。』胡三省字梅圃。』史家此書空前絕後，然有三誤：溫公就長編筆削，不復一一對勘元文，遂或失於檢照，是其一也。梅圃雖熟乙部，間有望文生義，乃違本事，是其二也。今所據與文署本，並非梅圃親所開刊，故於正文，有未審溫公之指而錯者；於注，有未識梅圃之意而舛者，是其三也。當各纂爲一書，博擇衆說，且下己意。夫知前之二誤，非徧究十七史，而兼以旁通不辨，知後之一誤，必又資於

與文以上舊本。而書元版胡三省注通鑑第八十卷後，則舉通鑑晉咸寧五年禹分九州一事，以證與文署刊之有脫譌，胡三省注之當辨正。而與文以上舊本之無胡三省注者，則有涵芬樓四部叢刊景宋紹興重刊元祐杭州本焉。（元祐哲宗年號。）

（丙）子部 周秦諸子，自名家學，彙刊始盛明之嘉靖萬曆。而校讎極盛清之乾隆嘉慶。有如餘姚盧文弨抱經之校刻荀子二十卷，賈誼新書十卷，董子繁露十七卷，蔡邕獨斷二卷，顏氏家訓七卷；鎮洋畢沅秋帆之校刻山海經十八卷，墨子十五卷，目錄一卷，呂氏春秋高誘注二十六卷；陽湖孫星衍淵如之校刻六韜六卷，晏子春秋七卷，孔子集語十七卷，孫子魏武帝注二卷，孫子十家注十三卷，吳子一卷，燕丹子三卷，鹽鐵論十卷，抱朴子內外篇八卷；全椒吳鼎山尊之校刻韓非子附顧廣圻識誤二十卷；江都秦恩復敦夫之校刻列子盧重元注八卷，鬼谷子陶宏景注一卷，法言李軌注十三卷；嘉善謝塘金圃之校刻荀子楊倞注二十卷；武進莊達吉伯鴻之校刻淮南子高誘注二十一卷；西吳嚴萬里叔卿之校刻商君書五卷；蕭山汪繼培之輯注尸子二卷，箋潛夫論十卷，咸稱善本，其彙刻行於世者，則有繙刻明嘉靖癸巳願春世德堂大字本之六子全書。（老子二卷，河上公章句，莊子十

卷。管郭象注唐陸德明音義。列子八卷。晉張湛注。荀子二十卷。唐楊倞注。揚子法言十卷。宋司馬光集注。文中子十卷。宋阮逸注。有明萬曆戊午常熟趙用賢之管韓合刻。有清嘉慶丁卯蘇州書坊彙刻之十子全書。有同治間湖北崇文書局彙刻之百子全書。有浙江書局彙刻之二十二子。世德堂素稱佳刻。然未若浙江書局彙刻二十二子之出清儒讎校本。先是同治十三年甲戌之秋。浙江書局欲刻諸子。購得十子全書一部。而德清俞樾曲園在蘇州從坊間假得觀之。乃嘉慶甲子重鐫本也。十子者。老莊荀列管韓淮南揚子文中鵬冠也。首刻康熙十六年張芳序。則爲莊子而作。不知何以取冠全書。又刻嘉慶丁卯黃丕烈序。則爲王子與刻九子而作。九子者。荀揚文中老列莊鵬冠管子淮南也。視十子少韓非子。不知何以併爲一談也。十子全書。本非佳刻。其中惟荀子用謝墉本。淮南子用莊達吉本。尙不乖大雅。而重鐫本又坊間逐利雜湊而成。體例不一。樾謂未可據依。因詒書力爭於浙江巡撫楊昌濬。春在堂隨筆詳載之。然仁和譚獻復堂日記則稱：「浙江書局刻諸子。荀子。謝墉盧文弨本。董賈皆盧本。法言。秦恩復本。中說。明世德堂本。老子。會稽章氏原本。校聚珍官本。文子。聚珍本。管子。明趙用賢本。孫子。孫星衍十家注本。商君書。湖州嚴萬里本。韓非。吳鼐顧廣圻本。墨子。畢沅孫星衍本。呂氏春

秋，畢沅本。淮南，莊遠吉本。尸子，汪繼培輯本。晏子春秋，孫星衍本。列子莊子，皆世德堂本。凡十八子，蒼萃名刻，豈曰徒然；與春在堂隨筆不同，豈愈趨一書之力耶？惟浙刻今二十二子，中老子畧據華亭張氏本校刻，似與譚記老子會稽章氏原本校聚珍官本者不同；然華亭張氏本者，蓋聚珍官本之所自出。浙刻老子，名爲據華亭張氏本，實據浙江聚珍本；觀其附識稱遼聚珍本校，及「玄」皆避清諱作元，可見也。至譚氏之所未記者，黃帝內經，明武陵顧氏景宋嘉祐本。山海經，畢沅本。竹書紀年，徐文靖本。孔子集語，孫星衍輯本。合譚記十八子稱二十二子。譚記又稱：「欲廣之韓詩外傳，趙懷玉本。吳子，孫星衍本；鹽鐵論，汪繼培本；新論，孫馮翼輯本；潛夫，汪繼培本；抱朴子，孫星衍嚴可均本；說苑新序，傅子正論申鑒未見善本；以上皆羣書治要所收。又欲廣以太玄，萬玉堂本。（天祿琳琅後編著錄誤入宋版實明刻也。）論衡足本，閩中周季貺藏；文心雕龍，黃叔琳本；願廣圻校；金樓子，鮑氏知不足齋叢書本；劉子無善本；風俗通義，有錢校本。如此則唐以前成家著述備矣！以許邁孫所藏足本意林續之，豈非藝林盛事。」此則譚氏之所欲廣，而浙刻之未及備矣！浙刻二十二子，卷端多畧據某本刻，而湖北崇文書局刻百子全書，則不著何據。然就譚獻校讀而著之日記，亦有可考見者：孔子家語，宋薛

據本。孔叢子，明書帕本，爾雅孔臧賦連叢皆刪去。而荀子則勝盧校所摘俗本，蓋頗雜用宋元本，又多依注改定。鄧析子，江山劉履芬彥清得宋本景寫付刻，譚氏爲撰校文，瑞安孫詒讓仲容又撰拾遺，大都據意林、釋史及舊鈔本；而鄂刻則與譚孫所見鈔本合云。尸子，孫星衍本。韓非，趙用賢本；後數卷中有意改數處，故與浙刻、吳鼐、韓非後顧廣圻識誤所云今本不全合。太玄，五柳居、陶氏、刻司馬公集注影宋本。墨子，畢沅本，而中有依高郵王念孫、石臚、讀書雜誌刊正者。鬼谷子，似出道藏本，脫誤至數十百處。（博嘗以正統藏本、秦刻、鄂刻、鬼谷三本互校，其中頗有一二處鄂刻勝者。）鵬冠子出十子書錄朱養純評本；金樓子出鮑氏知不足齋叢書本。白虎通，據何允中本。牟子，孫星衍本。山海經與郝懿行箋疏所據藏本不同，往往合於藝文類聚所引；鄂刻補遺，郝本僅有五則，參差互異，未詳鄂本所出。列子同明人仿宋刻。莊子校世德堂本多合，無注，附楊慎、莊子闕誤、楊氏所見舊本，頗有可取。凡十六種，而亦有與浙刻合者，如墨子之用畢沅、莊子之用世德堂是也。惟浙刻連注，而鄂刻去注耳。鄂刻不稱佳本，而浙刻頗有名。然譚記又稱浙刻、畢沅本、山海經注二卷，不知何人校，卷四壞失二十字，又有跳行誤連上文者，（不在刻本，見吾友徐夷吾、徵生復堂日記補錄稿本。）則亦不免乖刺。然底本佳，

終是可據！

(丁)集部 文集猥衆，難以編紀。於是總集尙焉！一則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並有所歸。一則刪汰繁蕪，使秀稗咸除，菁華畢出。是固文章之衡鑒，著作之淵藪也！自魏文帝始集陳徐應劉之文，自是以後，漸有總集。傳於今者，文選最古矣！梁昭明太子蕭統撰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江都李善爲之注。新唐書李邕傳稱：其父善始注文選，釋事而忘義，書成以問邕，意欲有所更。善因令補益，邕乃附事見義，故兩書並行。今本事義兼釋，似爲邕所改定。然考李匡又資暇集曰：「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有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其絕筆之本，皆釋晉訓義，注解甚多。」匡又唐人，時代相近，其言當必有徵。是善之定本，本事義兼釋，不由於邕。舊唐書儒學傳載李善受曹憲文選之學，號爲精審。至開元六年，工部侍郎呂延祚復集衢州常山縣尉呂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之子良，處士張誥呂向李周翰五人共爲之註，表進於朝。其詆善之短，則曰：「忽發章句，是徵載籍，述作之由，何嘗措翰，使復精核註引，則陷於末學；質訪旨趣，則巍然舊文；祇謂攪心，胡爲析理！」其述五臣之長，則曰：「相與三復乃詞，周知祕旨，一貫於理，杳測澄懷，目無全文，心無留意，作者爲志，

森然可觀！觀其所言，頗欲排突前人，高自位置！然李匡又資暇集備摘其竊據善注，巧爲顛倒，條分樓析，言之甚詳。又姚寬西溪叢語，詆其注揚雄解嘲，不知伯夷、太公爲二老，反駁善注之誤。王楙野客叢書，詆其誤斂王暕世系，以覽後爲祥後，以曇首之曾孫爲曇首之子。則不如善注，久有定論。其書本與善注別行，故唐志各著錄，黃伯思東觀餘論，尙譏崇文總目誤以五臣注本置李善注本之前；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始有六臣文選之目。蓋南宋以來，偶與善注合刻，取便參證；元明至今，遂輾轉相沿，併爲一集。其行世者：六臣注，有明、吳郡、袁駿、仿、宋、裴氏本；李善單注，有胡克家、仿、宋、尤丞、相本；可作虎黃中、郎、咸、稱、佳、刻、袁駿、刻、南京、圖書、館、有、藏、本；而涵芬樓、四部叢刊、又有景、宋、刊、六臣注、文選、六十卷、胡克家、刻、有湖、北、崇、文、書、局、繙、本，有廣、州、繙、本。宋版書自來爲人珍貴者：一兩漢書，一文選，一杜詩，皆元趙文敏、松雪齋、故、物。兩漢書，嘗爲明、太、倉、王、世、貞、元、美、家、藏，而於乾、隆、時、進、入、內、府、者。文選亦在內、府。二十三卷，後有趙文敏、小、行、楷、書、跋、云：『霜月如雪，夜讀阮嗣宗、詠、懷、詩，九咽皆作清冷氣。而是書玉楮銀鈎，若與鏡、月、相、映，助我清吟之興不淺！至正、二、年、仲、冬、三、日、夜，子昂識。』亦有王世貞、跋、云：『余所見宋本文選，亡慮數種。此本繙刻極精，紙用澄心堂，墨用奚氏，舊爲趙承旨所寶。往見於同年生朱』

太史家云得之徐太宰所，幾欲奪之，義不可而止。又有萬曆甲戌人日，王穉登書云：「此本紙墨錢摹，出良工之手。政與瑯琊長公所藏漢書絕相類。漢書有趙魏公小像，此書有公手書，流傳至今，僅三百年，而卷帙宛然！今歸朱司成象玄，出示諦賞。此本視漢書，亦猶獨得其龍，吳得其虎矣！」又董其昌跋云：「顏真卿書送劉太冲序後，有『宋四家書派，皆宗魯公』之語。則知北宋人學書，競習顏體，故摹刻者以此相尙；其鑄手於整齊之中，寓流動之致，洵能不負佳書！至於紙質如玉，墨光如漆，無不各臻其妙。在北宋刊印中，亦爲上品！」乾隆御題云：「此書董其昌所稱與漢書杜詩鼎足海內者也！紙潤如玉，南唐澄心堂法也，字跡精妙，北宋人筆意。漢書現在大內，與爲運璧，不知杜詩落何處矣！」天祿琳琅目載宋版書甚多；而御題云：「若此者亦不多得！」嘉慶二年，武英殿災，與漢書同歸一燼，神物久歸天上矣！

清自桐城方苞望溪以義法爲古文；其邑人劉大櫓耕南繼之，而姚鼐姬傳私淑於大櫓，又以所聞授門人上元梅曾亮伯言，管同異之，及與縣康紹鏞蘭臯江寧吳啓昌佑之，爲古文辭類纂，爲十三類，曰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贊頌，詞賦，哀祭，每類自爲之說，分隸簡首，自

明去取之意甚當，而於先秦兩漢自唐宋諸家以迄於清，究極端委，綜覈正變，其書有嘉慶末康紹緒刻七十四卷。（每卷末有合河康氏刻梓家塾長方印。）有道光五年吳啓昌原刻本。（每卷有金陵吳氏佑之校刊長方印。）有光緒辛丑潯州李承淵求要堂校刊本，而據李承淵校刊後序稱：姚氏命名古文辭類纂，纂字，本漢書藝文志序論語，云：『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顏師古注：『纂與撰同。』康氏不明纂字所由來，誤刊爲古文辭類纂。至今古文辭類纂之名大著，鮮有知爲纂字本義者已！其它通行本題作纂者，皆承康刻之誤也！吳氏刻後來居上，而勝康刻者有數端：書中姚氏加案及引他人之評語，吳刻皆雙行小注，附於篇末，當爲原本如是。而康刻則一律晉爲大字，列諸每篇文題之後。惟卷二柳子厚桐葉封弟辯，姚氏引董塢先生云云，仍作雙行小注，附於篇末；當即康氏所竄改未盡者。此其一。吳刻七十五卷，係足本，康刻闕一卷。此其二。康刻據乾隆中葉姚氏主講揚州梅花書院訂本。而吳刻則據姚氏晚年主講鍾山書院所授本，所有姚氏晚年評語，康刻皆無之。此其三。康刻多訛字奪句，往往有文理扞格不通之處；檢吳刻可以校正其誤。此其四。綜此數端，其於康刻，實有雅鄭之別；惜板存金陵，燬於洪楊，傳本甚稀，不易多觀也。迄光緒之世，潯州李氏好姚纂，參據康吳

兩刻，而見史記前後漢書文選及司馬光資治通鑑，宋元以後康熙以前各家專集舊槧，有關姚氏簿錄之文，隨時校勘字句，用朱墨筆注上下方。其圈點則自姚氏少子曰雉藏本轉錄者也。既博考羣書，正其句讀，砭砭二十年，勒爲定本。殆視康熙兩刻彌爲後來居上矣。輒近以來，又有張剛校刻之吳肇甫先生手輯五色評點姚選古文真本，徐樹錚輯刊之諸家評點本，類皆輯集諸家批點，旁考諸集評識，標於眉間，頗便學者。則又於康熙吳李三刻之外，別成一家已。

(戊)類書 類事之書，兼收四部，而非經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內，乃無類可歸。皇覽始於魏文，晉荀勗中經簿分隸何門，今無所考。隋書經籍志始隸子部。不知古人之所以自命一子者，以其旨無旁出，而各有立言之宗也。至類書之輯，不過以廣蒐采，備檢考；其書有經有史，其文或墨或儒，博涉而無所宗；抄撮前人典籍，豈所語於立言而可擅名家哉！然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遺文舊事，往往託以得存。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殘瓊斷壁，摭拾不窮。阮元謂：「太平御覽一書，成於太平興國八年。（太平興國太宗年號。）北宋初古籍未亡，其所引秦漢以來之書，多至一千六百九十餘種。考其書傳於今者，十不存二三焉。然則存御覽一書，即存秦漢以來佚書千餘種矣！」（見學經室三集重

刻宋本太平御覽。此爲太平御覽言之，然而不僅爲太平御覽言之，藝文類聚一百卷，唐歐陽詢撰。其書比類相從，事居於前，文列於後，覽者易爲檢，作者資其用，諸類書中，體例最善。至清未有刊本。北平圖書館藏有一部，明嘉靖戊子胡纘宗刊本。後有長洲陸采子玄跋稱：「是書之刊，可臬胡公實主之，始於丁亥之秋孟，迄於今歲之秋仲，凡歲有一月而成，費緡錢四百千有奇，而校讐供餽之勞，不知凡幾；其成亦云難矣！繼公政者，愛民惜費，欲杜往來之求也；命余焚之。余不忍，僅剗其半，以示存羊之意，庶幾他日可補而竟，以副胡公博雅好古之志云。是書也，其印止二百本，覽者其毋忽諸！」同治間爲譚獻所得，借閩中陳徵芝鄰帶經堂馮已蒼錢求亦校本過錄其上，罕書也。初學記三十卷，唐徐堅等奉敕纂經史文章之要，以類相從，其例前爲敍，次爲事，對，未爲詩，文；其敍事雖雜取羣書，而次第若相連屬，與他類書獨殊。所見者明刻四本：有錫山安國桂坡館嘉靖甲午刻宋紹興本，有晉府重刊安國桂坡館嘉靖甲午本，皆南京圖書館所藏也。有項氏印徐守銘寧壽堂萬曆丁亥刻本，則北平圖書館所藏也。陳大科校刊本，則坊間時有之，而清又有內府刻古香齋袖珍本。獨以安國桂坡館刻爲最著名。嘉慶間烏程嚴可均景文得宋本，以校徐守銘刻而書其後曰：「初學記今世行本，僅明

安國民泰所校刊者爲稍舊。安國得宋版大字本，多闕葉，借館客郭禾采他書補足，而通部亦改竄刪補，非宋舊也。其陳大科徐守銘等本，皆祖安國，復加改竄。別有古香齋巾箱本，未知所祖。嘉慶初，王蘭泉少寇得宋版大字本。丙寅春，孫淵翁借以示余。余案頭有徐本，取與對勘。開卷見劉序『刑名度數』，宋本『刑』作『形』，『形名』猶言『名物』，改便失之。因竭四十日力，得互異字累萬，用丹筆悉注於徐本之旁。宋有而徐無者，注於上方。宋無而徐有著之，卷十七，宋闕第二十葉，驗行數字數，知安國所據本不闕。卷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凡二十二葉，宋與徐絕異，皆安國所據本之闕葉，而郭禾補足者也；不能對勘，別寫之，夾置之各卷中。審知此書自唐開元而北宋，展轉胥鈔，到紹興四年始鐫板，勝處固多，誤亦不少；然往往卽誤處可得勝處，故宋本可寶也。（見鐵橋漫稿書初學記校宋本後。）其後可均校本爲嘉興沈曾植子培所得，祕爲鴻寶。長沙葉德輝煥彬與繆荃孫皆向借校，靳勿許也。又勸其假之有力者刊行，亦勿應。德輝戲爲荃孫言：『古人著述，遇此輩人收藏，真可云寃沈海底，永無見天之一日矣！』曾植既歿，其書流出北平，廠肆索餅銀五百元。長沙易培基寅郵假之，盡二十日之力，過錄一部，覆審再三，自謂於原校無毫髮之恨也。（見葉德輝易氏過

錄嚴校宋本初學記跋。太平御覽一千卷，宋李昉等奉敕撰，凡分五十五門，引用書一千六百九十種，徵引至爲浩博，於類書中最高爲鉅帙。向行鈔本，明以來始有刻，而萬曆元年無錫黃正色刻本最著。然阮元重刻宋本太平御覽敍謂：『吳門黃蕘圃主事有刊本三百六十六卷，乃前明文淵閣宋刻殘本；又五百二十卷，亦依宋鑄所抄，其餘缺卷，並從各家舊鈔過錄。予取黃正色本屬友人密加膽校；知黃本頗倒脫落，至不可讀，與明活字板相似；其偏旁之訛，更無論矣！且又妄據其時流傳經籍，憑臆擅改，不知古書文義深奧，與後世判然不同；淺學者見爲誤而改之；不知所改者反誤矣！』其後有鮑濂飲校刊宋小字本，有張氏所刻大字本，咸勝黃正色本。而北平圖書館，則藏明藍格鈔本太平御覽一千卷，有日本人印云世所傳宋以前類書，可考見古籍佚文者；僅此藝文類聚、初學記及御覽三書而已！

綜右所陳，書在必讀，本取可得，或逕取之坊肆，或旁求之圖書館，管按圖而索驥，將有裨於末學乎！述讀本第三。

餘記第四

自鑲版興，於是衆言版本。其例創於吾錫，尤文簡、公衮、遂初堂書目；目中所錄，一書多至數本；有成都石經本、祕閣本、舊監本、京本、江西本、吉州本、杭本、舊杭本、嚴州本、越州本、湖北本、川本、川大字本、川小字本、高麗本；此類書，以正經、正史爲多，大約皆州郡公使庫本。而岳珂刻九經三傳，其沿革例稱：「自監、蜀、京、杭而下，有建、余、仁、仲、興、國、于、氏二本，皆分句讀，稱爲善本。」知辨別版本，自南宋已然。而宋本書，特表而出之，則始自常熟、毛辰、答季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注有宋本、元本、影宋、校宋、本等字。其後同縣錢曾、遵王、述古堂書目、泰興、季振宜、季滄葦書目，卷首均別爲宋版書目、明高濂、燕閒清賞、錢論藏書，以爲：「宋書紙、堅、刻、軟，用墨、稀、薄，雖著水、經、燥、無、溼、迹，開卷一種書香，自生異味。元刻仿宋，錢、論、藏、書，以爲：「宋書紙、堅、刻、軟，用墨、稀、薄，雖著水、經、燥、無、溼、迹，開卷一種書香，自生異味。元刻仿宋，紙鬆刻硬，用墨穢濁，開卷了無臭味。又若宋版遺在元印，或元補、元缺，時人執爲宋刻。元版遺至國初，補欠，人亦執爲元刻。然而以元補宋，其去猶未易辨。以國初補元，內有單邊雙邊之異，且字刻迥然別矣。」蓋宋版在所珍，而元明不爲罕也！然宋版既罕，元刻亦珍。至於乾嘉之際，吳縣、黃丕烈、藁圃自號

宋主人藏宋版書百餘種，學士顧菴爲之顏其室曰百宋一廬。元和顧廣圻千里爲之賦，而不烈自疏所藏以作注。海昌吳騫兔牀亦富藏書，擬作千元十駕以敵之，意蓋欲廣購元槧佳本，取荀子駑馬十駕之意，顏所居曰千元十駕，占長句戲不烈。不烈旣老而貧，迺以所藏歸之同郡汪士鍾，閱源藝芸精舍。汪氏不能守其有，往往爲聊城楊端勤公以增所得，構海源閣藏之，別闢一室曰宋存，而以元本校本鈔本附焉，蓋多士禮居印記矣。歸安陸心源存齋有宋版書二百部，其中士禮居藏書亦不少。故自顏其居曰百宋樓。及陸氏敗，所有百宋樓書，盡以售之日本人岩崎某，載歸貯之靜嘉堂文庫。而百宋一廬舊籍，乃有流落海外者矣。然陸氏自誇百宋以傲不烈之百宋一廬，而細覈所記，有明仿宋本，有明初刻似宋本，有誤元刻爲遼金本，有宋版明南監印本，存真去僞，合計不過十之二三，尙不足烈之百宋也。杭州孫鳳鈞銓伯藏有宋刊單行本魏志，撫州本公羊，皆世間絕無之本，雖少而精，簿錄之學，一時無比。人呼爲宋版孫宋元舊刻日稀，而文苑儒林倣宋祕宋之風，遂成一時佳話矣！

明嘉靖時，吾錫華夏中父好藏書，圖記曰『真賞齋印』扁式，茶陵李東陽西涯八分書，以米元章有『平生真賞』印也。郵縣豐坊道生舖張所藏而爲真賞齋賦，蓋顧廣圻百宋一廬賦之所自脫。

胎。惟顧賦揚厲百宋，而道生則不限宋元版書。其涉及宋元版書者，有曰：「暨乎劉氏史通，玉臺新詠，（上有建業文房之印）則南唐之初梓也。孫崇義三禮圖，俞言等五經圖說，乃北宋之精軼也。荀悅前漢紀，袁宏後漢紀（紹興間刻本，汝陰王銍序）嘉史久遺。許嵩建康錄，陸游南唐書，載紀攸罕。宋批五禮，五采如新。古注九經，南籬多闕。蘇子容儀象法要，亟稱於諸子。張彥遠名畫記，鑿收於子昂。相臺岳氏左傳，建安黃善夫史記，六臣注文選，郭知遠集注杜工部詩（共九家，曾噩校）曾南豐序次李翰林集（三十卷）五百家注韓柳文（在朱子前）劉賓客集（共四十卷，內外集十卷）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歐陽家藏集（刪繁補缺八十卷，最爲真完）三蘇全集，王臨川集（世所傳祇一百卷，唯此本一百六十卷）管子，韓非，三國志（大字本，淳熙乙巳刊於漳州轉運使公帑）鮑參軍集（十卷）花間集（紙墨精好）雲溪友議（十二卷）詩話總龜（百卷，阮閱編）經鉅室雜誌（八卷，靈川倪思）金石略（鄭樵著，笱氏藏）寶晉山林拾遺（八卷，孫米憲刻）東觀餘論（宋刻初印卷帙甚備，世所罕見）唐名畫錄（朱景玄）五代名畫補（劉道醇纂）宋名畫評，蘭亭考（十二卷，桑世昌）皆傳自宋元，遠有端緒。」即以宋元版書而論，可謂夥頤沈沈者矣！何減於

百宋一塵哉！

百宋一塵藏有建溪三峯蔡夢弼傅卿家塾乾道七年刻史記（乾道宋孝宗年號）有索隱而無正義。而嘉定錢大昕莘楣十駕齋養新錄論史記宋元本曰：『予所見史記宋本：吳門顧抱冲所藏澄江歌乘刊於廣德郡齋者，紙墨最精善。此淳熙辛丑官本也。（淳熙亦孝宗年號，爲乾道改元。）黃蘗圃所藏三山蔡夢弼刊本，亦在淳熙間。（淳熙想係乾道之誤。）海寧吳槿客所藏，元中統刊本，（中統元世祖年號，中統元年，當宋理宗景定元年）計其時在南宋之季。此三本，皆有索隱而無正義。明嘉靖四年，金臺汪諒刻莆田柯維熊校本，始合索隱正義爲一書；前有費懋中序稱陝西翻宋本，無正義。江西白鹿本有正義，是柯本出於白鹿本矣！同時震澤王氏亦有繙宋本，大約與柯本不異。（嘉興錢泰吉警石，甘泉鄉人稿五校史記雜誌一則云：小題在上，大題在下。柯王兩本皆然。然柯本大題旁注不若王本，並作大字，尤爲近古。又云：柯本索隱序後有紹興三年四月十二日右修職郎充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石公憲發刊至四年十月二十日畢工三十八字，凡三行，始知柯本從紹興本繙刻也。）史記索隱正義，皆各自爲書，不與本書比附。宋南渡後，始有合索隱於史記者，擬自蜀本，繼

有桐川三山兩本，皆在淳熙以前。其時正義猶單行也。白鹿本未審刻於何年？以意揆之，必在淳熙以後。蓋以索隱爲主而正義輔之。凡正義之文與索隱同者，悉從刪汰，自是正義無單行本，而守節之元本，不可考矣。此可以考史記刊本之沿革。海昌吳壽陽虞臣拜經樓藏書題跋記載：宋本前漢書列傳十四卷，每葉十六行，行十六字；首行大名在下，小名在上；次行題「漢護軍班固撰」；三行署「唐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瑯琊縣開國子顏師古集注」；並與監本不同。卷末書「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本參校；其有異同，並附於古注之下。」後記正文注文數字。東里盧抱經學士跋：「汲古所梓漢書，當是據北宋本，此疑是南宋本，誤字亦少。汪文盛本，殆亦從此本出。」（福建汪文盛嘉靖己酉刻前漢書一百二十卷，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見錢大昕竹汀日記抄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而獨山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錄有題湘鄉曾氏藏金元間刊本漢書云：「宋胃監漢書始淳化五年孫何張佖等校本。（淳化宋太宗年號。）次景德二年刁行晁迥等覆校本。（景德真宗年號。）次景祐二年余靖王洙重校定本。（景祐仁宗年號。）次熙寧二年升進嘉祐中陳繹重校歐陽修看詳本。（嘉祐仁宗年號，熙寧神宗年號。）次宣和六年重修本。（宣和徽宗年號。）次紹興二十一年

重刊本。(紹興高宗年號)今惟景祐紹興二本，尙著錄於舊藏家；大率每葉二十行，行大字十九，注字二十五至二十七八不等。此本行字悉同。其列傳第二十九之後九葉，及他卷闕一二葉者，悉影乾道三年刊本補之，其行字亦同。大抵皆出景祐紹興二本。乾道本版心，下端有乾道三年，隸書白文五字，其寫刻人名，悉此本中所有；愈知景祐紹興爲同祖。惟按宋以後，刊漢書有元大德九年太平路本。(大德成宗年號)此本本紀第三一葉，版心有「大德八年補刊」六字，則當爲大德以前刊。且北宋諱避闕至欽宗之「桓」，南宋諱自「構」「慎」皆不闕，知非南宋乾道慶元及川吉越湖北諸本。(慶元寧宗年號)然審其字體版式，已是宋末元初不精之刻；蓋金元間以紹興本繙雕，而大德修補之本。愛日精廬藏書志記宋刊元修本，版心有記大德至大延祐元統補刊者。(至大武宗年號，延祐仁宗年號，元統順帝年號)其行字同。友芝又見豐順丁氏收黃丕烈舊藏景祐殘帙，足以宋刊元修若干卷者，亦有大德至大諸補版行字亦同；紙墨字體約略相似；則此爲金元間刻，益無可疑。此可以考漢書刊本之沿革。又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稱：「後漢書本，宋刻佳者，淳化不可得見。景祐本，殘者有之。此外如建安劉原起刊於家塾散室本，又有一大字本，皆名爲宋；而實則不及元明

刊本何以明之蓋所從出本異也。惟正統本最稱善，以所從出爲淳化本也。（正統明英宗年號）元大德本亦自淳化本出。此外又有景祐間，余祕丞書者，乃翻淳化本耳。景祐至大德，大德至宏治，遞爲修補。（宏治明孝宗年號）故版刻字樣各有不同。非如正統十年一例專刻也。此可以考後漢書刊本之沿革。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載：『宋咸平刊本吳志二十卷，其目錄自一卷至十卷，分爲上、中、下三卷，其爲專刻無疑。』杭州孫鳳鈞銓伯藏有單刊本魏志，而長沙易培基實邨三國志校義跋，則稱：『明景北宋本三國志，三志各自爲卷，目錄分列。』益徵宋刊三國志，各自爲書；武英殿本三國志目錄，雖統編六十五卷，而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仍各自爲卷。以視宋刊本，惟目錄不分列耳。此可以考三國志刊本之沿革。彙錄之於此。

宋版書不易得，於是言景鈔。天祿琳琅載：『毛晉藏宋本最多，其有世所罕見，而藏諸他氏，不能得者，則選善手，以佳紙墨影鈔之，與刊本無異，名曰影宋鈔。一時好事家皆爭做效。而宋槧之無存者，賴以傳之不朽。』孫從添藏書紀要曰：『汲古閣印宋精鈔，古今絕作，字畫紙張，烏絲圖章，追摹宋刻

爲近世無有能繼其作者，所鈔甚少。鈔錄書籍，以軟宋字小楷顏柳歐字爲工。宋刻字更妙。摹宋版字樣，筆畫均勻，不脫落，無遺誤，烏絲行款，整齊中帶生動，爲至精而美備。序跋圖章畫像，摹仿精雅，不可呆板，乃爲妙手。而自黃丕烈以下，一汲毛氏汲古之流焉。此景宋鈔也。若言宋鈔，貴於宋刻。孫從添藏書記要謂：『宋人鈔本最少，字畫墨氣古雅，紙色羅紋舊式，方爲真本。若宋紙而非宋字，宋跋，宋款，而非宋紙，卽係僞本；或字樣，紙色，墨氣，無一不真；而圖章不是宋鑄，印色不舊，割補湊成，新舊相錯，終非善本。』元人鈔本亦然。常見古人稿本，字雖草率，而筆法高雅，紙墨圖章，色色俱真，自當爲希世之寶。以宋元人鈔本，較之宋刻本，而更難也。古人鈔錄書籍，俱用黃紙；後因詔語用黃色紙，遂易以白紙。宋元人鈔本用冊式，而非漢唐時卷軸矣。其記跋校對，極其精；筆墨行款，皆生動可愛。明人鈔本，各家美惡不一。吳門宋性甫，（按文徵明宋性甫先生墓誌銘：吾蘇宋性甫存理，聞人有奇書，輒從以求，以必得爲志。或手自繕錄，動盈篋篋，羣經諸史，下逮稗官小說，無所不有；尤精楷法，手錄前畫詩文積百餘家。他所纂集有經子鈞元，吳郡獻徵錄，名物寓言，鐵網珊瑚，野航漫錄，鶴岑隨筆，總數百卷。）錢叔寶字允治，（按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錢數字叔寶，少孤貧，遊文待詔門下，日取架上書讀之，以其餘功

點染水墨，得沈氏之法。晚暮故廡，讀書其中，聞有異書，雖病必強起，匍匐請觀，手自鈔寫，幾於充棟。日夜校勘，至老不衰。子允治，酷似其父，年八十餘，隆冬病瘍，映日鈔書，薄暮不止。手鈔本最富，後歸錢牧翁；絳雲焚後，僅見一二矣！吳寬、柳僉、吳岫、孫岫、太倉王元美、崑山葉文莊、連江陳氏嘉興、項子京、虞山趙清常、洞庭葉石君諸家鈔本，俱好而多；但要完全，校正題跋者，方為珍重。王雅宣文待詔、陸師道、徐崑翁、祝京兆、沈石田、王質、王禪、登史鑑、邢參、楊儀、楊循吉、彭年、陳眉公、李日華、顧元慶、都穆、俞貞木、董文敏、趙凡夫、文三橋、湖州沈氏寧波、范氏吳氏金陵、焦氏桑悅、孫西川，皆有鈔本，甚精。鈔本書，畫圖最難；用白描法，運筆古雅秀勁為主，人物畫像要生動，又要清雅而端莊，方為合式。有皇宋五彩畫本，本草圖經最精工，集天下名手，著色畫成；又有白描列女傳、孝經等書，無出其右者。近時錢遵王有五彩著色畫本，香奩集，白描鹵簿圖，營造法式等書，雖弗及前人，今亦不可得矣！吳匏庵寬鈔本，用紅印格，其手書者佳。吳岫、孫岫鈔用綠印格，甚有奇書，惜不多見。葉文莊鈔本用綠墨二色格，校對有跋者少，未對草率者多，間有無刻本者亦精。至近時精鈔本，如金山錢熙祚守山閣鈔本，十二行綠格，格闕外有守山閣鈔本五字。歸安姚覲元咫進齋鈔本，十三行綠格，版心有咫進齋三字。又厲

樊榭鸚鈔書用八行墨格，鈕匪石樹玉鈔書用十行綠格，皆鈔本之可貴者。

古本既以罕而益珍，人情遂以僞而相罔，而宋版書之有僞，蓋自明而已。然高濂燕閒清賞箋謂：「近日作假宋版書者，神妙莫測，將新刻摹宋版書，特抄微黃厚實竹紙，或用川中繭紙，或用糊背方籠綿紙，或用孩兒白鹿紙，筒捲用搥細細敲過，名之曰刮，以墨浸去臭味，印成。或將新刻版中殘缺一二要處，或濕徽三五張，破碎重補，或改刻開卷一二序文年號，或貼過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將宋人姓氏扣填兩頭角處，或用沙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燈火燎去紙毛，仍用草煙薰黃，儼然古人傷殘舊迹。或置蛀米櫃中，令蟲蝕作透漏蛀孔，或以鐵線燒紅，鎚書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轉折，種種與新不同。用紙裝襯，綾錦套壳，入手重實，光膩可觀，初非今書，彷彿以惑售者，或札夥團，令人先聲，指爲故家某姓所遺；百計瞞人，莫可窺測。」而海寧蔣光煦生沐序吳壽陽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則稱：「欲得舊刻舊鈔，而若買射利，弊更百出；割首尾，易序目，剔畫以就諱，刊字以易名；染色以僞舊；卷有缺，刻他版以雜之；本既亡，錄別種以代之；反覆變幻，殆不可以枚舉。」總之不出以明翻宋版剽補改換之一途；或抽去重刊書序；或改補校刊姓名；或僞造收藏家圖記，鈐滿卷中；或移綴真本跋尾，

識，掩其贗迹而已。余故表而出之，以爲好古而無眞賞者鑒焉！

宋版書之不無譌誤，蘇東坡葉石林陸放翁已切論之。然刻書之誤，有由於校之不審者；有由於校之妄改者；顏氏家訓勉學篇曰：「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耳。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或彼以爲非，此以爲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東坡志林譏切：「世人以意改書，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而顧炎武日知錄論勘書曰：「凡勘書，必用能讀書之人。偶見焦氏易林舊刻，有曰『環緒倚銀』，乃『環堵』之誤。注云『緒疑當作珮』。『井堰水刊』，乃『木刊』之誤。注云『刊疑當作利』。失之遠矣！幸其出於前人，雖不讀書，而猶遵守本文，不敢輒改。苟如近世之人，據臆改之，則文益晦，義益舛；而傳之後世，雖有善讀者，亦茫然無可尋求矣！然則今之坊刻，不擇其人而委之讐勘，豈不爲大害乎！」梁簡文帝長安道詩：「金椎抵長樂，複道向宜春。」是用漢書賈山傳：「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三輔決錄：「長安十二門，三塗洞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右出入，爲往來之逕。」今誤作「金槌」，而又改爲「椎輪」。唐閻朝隱送金城公主適西蕃詩：「還將貴公主，嫁與僊檀王。」是用晉書載記河西王禿髮僊檀今誤作「禿檀」，而

又改爲「褥氈。」比於金根車之改金銀而又甚焉者矣！陽湖李洛申者爲潤蘋顧君（磨坊）墓誌銘痛詆「校者荒陋，不守闕如之戒，妄緣疑而致誤，至剜肉而成瘡，至有謬稱皇考，妄易銀根者本初無誤，校乃致誤；此自書有刊本，輕加雌黃，儒經三刻，而古人之真盡失！」蓋有慨乎其言之，而極稱清儒不敢妄改爲善刻書。顧廣圻思適齋圖自記曰：「以思適名齋者何？顧子有取於邢子才之語也。史之稱子才曰「不甚校讐。」顧子役役以校書而取之者何？謂顧子之於書，猶必不校校之也。子才誠僅曰「不校乎哉？則烏由思其誤，又烏由而有所適也？故子才之不校，乃其思不校之誤，使人思誤於校者，使人不能思去誤於校者，而存不校之誤，於是日思之，遂以與天下後世樂思者共思之。此不校校者之所以有取於邢子才也。」夫不輕改舊刻，而綜所欲正定者爲考異，或爲校勘記，以識異同，聽天下後世之好學深思者，玩索而自有得焉！此顧子之所謂不校校也，是可爲校刻古書者法！

版本之書，不勝僕舉！若論治學，宜有入手。就所覩記，挈其綱要，可先讀長洲葉昌楙鞠裳所撰藏書紀事詩六卷以明藏書之掌故。次看長沙葉德輝煥彬所著書林清話十卷，以析版本之沿革。又次閱元和江標建履所輯宋元本行格表二卷，（近有趙鴻謙據南京圖書館善本甲庫所藏丁丙善本

書室宋元本仿江氏例，自五行以至二十行，記其行格，版載南京圖書館第一期刊，及崑山書影（此係南京圖書館所藏宋本，每種首頁影印宣紙）涵芬樓百衲本二十四史樣本等書，以驗宋元之版式。然後讀黃丕烈以下諸家藏書目錄題跋，乃有頭緒。不然，無入手處。至諸家藏書目錄題跋，其中不鮮煌煌鉅冊，可先讀嘉興錢泰吉警石曝書雜記三卷，獨山莫友芝子偁宋元舊本書經眼錄三卷，鄧亭知見傳本書目四卷，簡而扼要；然後再事博涉。不然，徒驚河漢之無涯，豈易得要領。浸淫及於日本，則如森立之經籍訪古志六卷，補遺二卷，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四卷，皆於宋元古鈔各書，考訂至為精析。至宜都楊守敬惺吾所撰日本訪書志，中載卷子本佛經各種，大半近百年內高麗舊鈔，而留真譜則誤以明繙宋刻為真宋本。論者謂其魚目混珠，不過以為販鬻射利之計，未可信據。而歐儒如法人伯希和得敦煌鳴沙山石室古書，乃能辨析卷數之異同，刊刻之時代。上虞羅振玉叔蘊撰鳴沙石室祕錄，述其問答之詞，讀之令人驚歎，不可不涉獵及之！

於戲！版本之學，其始以精校讐，其蔽流為骨董。於是罔羅舊聞，整齊雜語，拾遺補藝，以卒於篇。繡

餘記第四。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再版

(一〇一五〇)

百科叢書 版本通義 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

本書誠去偽價三分

著者 錢基博

主編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6 22

